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九輯

沈雲龍主編

勸學篇

張之洞著

文海出版社印行

50

勸學篇

勸學篇序

昔楚莊王之霸也。以民生在勤。箴其民。以日討軍實。儆其軍。以禍至無日。訓其國人。夫楚當春秋魯文宣之際。土方闢。兵方強。國勢方張。齊晉秦宋無敢抗顏行。誰能禍楚者。何爲而急迫震懼如是之皇皇耶。君子曰。不知其禍。則辱至矣。知其禍。則福至矣。今日之世變。豈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漢以至元明所未有也。語其禍。則共工之狂。辛有之痛。不足喻也。

廟堂旰食。乾惕震厲。方將改弦以調琴瑟。異等以儲將相。學堂建。特科設。海內志士。發憤搤腕。於是圖救時者言新學。慮害道者守舊學。莫衷於一。舊者因噎而食癥。新者歧多而羊

亡。舊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則無應敵制變之術。不知本則有非薄名教之心。夫如是。則舊者愈病新。新者愈厭舊。交相爲瘉。而恢詭傾危亂名改作之流。遂雜出其說以蕩衆心。學者搖搖。中無所主。邪說暴行。橫流天下。敵既至。無與戰。敵未至。無與安。吾恐中國之禍。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內矣。竊惟古來世運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裏在學。不佞承乏兩湖。與有教士化民之責。夙夜兢兢。思有所以裨助之者。乃規時勢。綜本末。著論二十四篇。以告兩湖之士。海內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內篇務本。以正人心。外篇務通。以開風氣。內篇九。曰同心。明保國保教保種爲一義。手

足利則頭目康血氣盛則心志剛賢才衆多國勢自昌也曰教忠陳述

本朝德澤深厚使薄海臣民咸懷忠良以保國也曰明綱三綱爲中國神聖相傳之至教禮政之原本人禽之大防以保教也曰知類閔神明之胄裔無淪胥以亡以保種也曰宗經周秦諸子瑜不掩瑕取節則可破道勿聽必折衷於聖也曰正權辨上下定民志斥民權之亂政也曰循序先入者爲主講西學必先通中學乃不忘其祖也曰守約喜新者甘好古者苦欲存中學宜治要而約取也曰去毒洋藥滌染我民斯活絕之使無萌枿也外篇十五曰益智昧者來攻迷者有凶

也曰遊學明時勢長志氣擴見聞增才智非遊歷外國不爲功也曰設學廣立學堂儲爲時用爲習帖括者擊蒙也曰學制西國之強強以學校師有定程弟有適從授方任能皆出其中我宜擇善而從也曰廣譯從西師之益有限譯西書之益無方也曰閱報眉睫難見苦藥難嘗知內弊而速去知外患而豫防也曰變法專己襲常不能自存也曰變科舉所習所用事必相因也曰農工商學保民在養養民在教教農工商利乃可興也曰兵學教士卒不如教將領教兵易練教將難成也曰鑛學興地利也曰鐵路通血氣也曰會通知西學之精意通於中學以曉固蔽也曰非弭兵惡教逸欲而自斃

也曰非攻教惡逞小忿而敗大計也二十四篇之義括之以五知一知恥恥不如日本恥不如土耳其恥不如暹羅恥不如古巴二知懼懼爲印度懼爲越南緬甸朝鮮懼爲埃及懼爲波蘭三知變不變其習不能變法不變其法不能變器四知要中學考古非要致用爲要西學亦有別西藝非要西政爲要五知本在海外不忘國見異俗不忘親多智巧不忘聖凡此所說竊嘗考諸中庸而有合焉魯弱國也哀公問政而孔子告之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終之曰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茲內篇所言皆求仁之事也外篇所言皆求智求勇之事也夫中庸之書豈特原心杪

忽校理分寸而已哉。孔子以魯秉禮而積弱。齊邾吳越。皆得以兵侮之。故爲此言以破魯國臣民之聾瞶。起魯國諸儒之癈疾。望魯國幡然有爲。以復文武之盛。然則無學無力無恥則愚且柔。有學有力有恥。則明且強。在魯且然。況以七十萬方里之廣。四百兆人民之衆者哉。吾恐海內士大夫狃於晏安。而不知禍之將及也。故舉楚事。吾又恐甘於暴棄而不復求強也。故舉魯事。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惟知亡。則知強矣。光緒二十四年三月南皮張之洞書

勸學篇上　內篇

同心第一

范文正爲秀才時。卽以天下爲己任。程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利物。於人必有所濟。顧亭林曰。保天下者。匹夫雖賤。與有責焉。夫以秀才所任。任者幾何。一命所濟。濟者幾何。匹夫所責。責者幾何。然而積天下之秀才。則盡士類。積天下之命官。則盡臣類。積天下之匹夫。則盡民類。若皆有持危扶顚之心。抱冰握火之志。則其國安於磐石。無能傾覆之者。是故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人人智其智。勇其勇。而天下強。大抵全盛之世。庠以勸學。官以興能。朝廷明於上。則人才成

於下。艱危之世。士厲其節。民激其氣。直言以悟主。博學以濟時。同心以救弊。齊力以捍患。人才奮於下。則朝廷安於上。昔春秋之季。周若贅旒。孔子誅亂賊。孟子明仁義。弟子布滿天下。而周祚延二百餘年。七十子後學者。流衍益廣。至西漢而儒術大興。聖道昭明。功在萬世。東漢末造。名節經學最盛。李郭之氣類。鄭康成之門人。亦布滿天下。一時朝野。多重操行尚名義之人。故卓操不能遽篡。而蜀漢以興。諸葛隱居躬耕。而師友極盛。其人皆天下之豪傑。所講明者天下之大計。故昭烈得之。而成王業。曹魏迄隋。江北皆尚鄭學。故北朝兵事紛紜。而儒風不墜。隋王通講道河汾。門徒衆盛。唐之佐命。如

房杜魏薛皆與交遊其書雖有夸飾其事不能盡誣房杜蓋非必門人也故貞觀多賢而民得蘇息唐韓子推明道原攘斥佛老尊孟子贊伯夷文宗六經至北宋而正學大明學統文體皆本昌黎由是大儒蔚起宋代學術之中正風俗之潔清遠過漢唐國脈既厚故雖弱而不亡宋儒重綱常辨義利朱子集其成當時雖未竟其用其弟子私淑亦布滿天下故元有許劉吳廉諸儒元虐以減明尙朱學中葉以後并行王學要皆以扶持名教砥厲氣節爲事三百年間主昏於上臣忠於下明祚以延咸豐以來海內大亂次第削平固由

德澤深厚

廟算如神。亦由曾胡駱左諸公。聲氣應求於數千里之內。二賀（照齡 長齡）陶（文毅）林（文忠）諸公。提倡講求於二十年以前。陳（慶鏞）袁（端敏）呂（文節）王（茂蔭）諸公。正言讜論於廟堂之上。有以致之。是故學術造人才。人才維國勢。此皆往代之明效。而吾先正不遠之良軌也。吾聞欲救今日之世變者。其說有三。一曰保國家。一曰保聖教。一曰保華種。夫三事一貫而已矣。保國保教保種。合爲一心。是謂同心。保種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國。種何以存。有智則存。智者教之謂也。教何以行。有力則行。力者兵之謂也。故國不威則教不衍。國不盛則種不尊。回教無理者也。土耳其猛鷙敢戰而回教存。佛教近理者也。印

度惷愚而佛教亡。波斯景教。國弱教改。希臘古教。若存若滅。天主耶穌之教。行於地球十之六。兵力爲之也。我聖教行於中土數千年而無改者。五帝三王。明道垂法。以君兼師。漢唐及明。宗尙儒術。以教爲政。我朝列聖。尤尊孔孟程朱。屏黜異端。纂述經義。以躬行實踐者教天下。故凡有血氣。咸知尊親。蓋政教相維者。古今之常經。中西之通義。我朝邦基深固。天之所祐。必有興立。假使果如西人瓜分之妄說。聖道雖高雖美。彼安用之。五經四子。棄之若土苴。儒冠儒服。無望於仕進。巧黠者充牧師。充闢巴度。充大寫。西人用華人爲記室。

名大
駡。椎魯者謹納身稅。供兵匠隸役之用而已。愈賤愈愚。愚賤之久。則貧苦死亡。奄然澌滅。聖教將如印度之婆羅門。竄伏深山。抱守殘缺。華民將如南洋之黑崑崙。畢生人奴。求免笞罵而不可得矣。今日時局。惟以激發忠愛。講求富強。尊朝廷。衛社稷。爲第一義。執政以敗沃上心。集思廣益爲事。言官以直言極諫爲事。疆吏以足食足兵爲事。將帥以明恥教戰爲事。軍民以親上死長爲事。士林以通達時務爲事。君臣同心。四民同力。則洙泗之傳。神明之胄。其有賴乎。且夫

管仲相桓公。匡天下。保國也。而孔子以爲民到于今受其賜。孟子守王道。待後學。保教也。而汲汲焉憂梁國之危。望齊宣之王。謀齊民之安。然則舍保國之外。安有所謂保教保種之術哉。今日頗有憂時之士。或僅以尊崇孔學爲保教計。或僅以合羣動衆爲保種計。而於國教種安危與共之義。忽焉傳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傳。孟子曰。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此之謂也。

教忠第二

自漢唐以來國家愛民之厚未有過於我

聖清者也請言其實三代有粟米布縷力役之征盛唐有租庸調三等之賦最稱善政已列多名以後秦創丁口之錢漢行算緡之法隋責有司以增戶口唐括土戶以代逃亡唐及五季宋初有食鹽錢中唐北宋有青苗錢宋有手實法金有推排民戶物力之制皆出於常例田賦力役之外明萬歷行一條鞭法丁糧尚分爲二明季又有遼餉勦餉練餉至我

朝康熙五十二年奉滋生人丁永不加賦之

旨雍正四年定丁銀併入錢糧之制乾隆二十七年停編審

之法於是歷代苛徵一朝豁除賦出於田田定於額凡品官士吏百工閒民甚至里宅貨肆錢業銀行苟非家有田產運貨行商者終身不納一錢於官順治元年即將前明三餉除免康熙中復減江蘇地丁銀四十萬雍正三年減蘇松一道地丁銀四十五萬南昌一道地丁銀十七萬乾隆二年減江省地丁銀二十萬同治四年減江南地丁銀三十萬減江南漕糧五十餘萬石浙江漕糧二十六萬餘石初制已寬損之又損是曰薄賦仁政一也前代賜復蠲租不過一鄉一縣我朝康熙乾隆兩朝普免天下錢糧八次普免天下漕糧四次嘉慶朝復普免天下漕糧一次至於水旱蠲緩無年無之動

輒數百萬。損上益下。合而計之。已逾京垓以上。是曰寬民。仁政二也。歷代賑卹。見於史傳者。爲數有限。或發現有之倉。或移民就食。宋河北之災。富弼僅勸民出粟十五萬斛。益以官廩。曾鞏僅請賜錢五十萬貫。貸粟一百萬石。杭州之災。蘇軾僅請度牒數百道。

本朝凡遇災荒。

仁恩立霈。動輒鉅萬。卽如光緒以來。賑卹之舉。歲不絕書。丁丑戊寅之間。晉豫陝直之災。賑款逾三千萬金。此外畿輔蘇浙川楚各省。每一次輒數百萬。或百餘萬。從古罕聞。以今日度支之匱乏。洋債之浩繁。而獨於賑卹之款。雖多不惜。甚至

減

東朝之上供。發少府之私錢。出自

慈恩。以期博濟。是曰救災。仁政三也。前代國家。大工大役。皆

發民夫。行齎居送。官不給錢。長城馳道汴河之工無論矣。隋

造東都。明造燕京。調發天下民夫工匠。海內騷動。死亡枕藉。

以及漢鑿子午。梁築淮堰。唐開廣運。宋議回河。民力爲之困

敝。

本朝工役。皆給雇值。即如河工一端。歲修常數百萬。有決口

則千餘萬。皆發庫帑。沿河居民不惟無累。且因以贍足焉。是

曰惠工。仁政四也。前代官買民物。名曰和買和糴。或強給官

價。或竟不給價。見於唐宋史傳奏議文集。最爲民害。

本朝宮中府中需用之物。一不累民。蘇杭織造。楚粵材木。發帑講辦。商民吏胥。皆有霑潤。但聞商賈因承辦官工。承買官物而致富者矣。未聞商賈因采辦上供之物而虧折者也。子產述鄭商之盟曰。無強賈。無匄奪。於今見之。是曰恤商。仁政五也。任土作貢。唐虞已然。漢之龍眼荔支。唐之禽鳥。明之鱘魚。皆以至微之物。而爲官民巨害。其他貴重者可知。

本朝此義雖存。所貢並無珍異。廣東貢石硯木香黃橙乾荔之屬。江南貢牋扇筆墨香藥之屬。湖北貢茶筍艾葛之屬。他省類推。由官發錢。不擾地方。又如宋真宗修玉清昭應宮。所

需木石金錫丹青之物。徵發徧九州。搜羅窮山谷。致雁蕩之山由此開通。始爲人世所知。史書之曰。及其成也。民方困竭。宋徽宗興花石綱。破屋壞城。等於劫奪。民不聊生。遂釀大亂。今內府上用。民不與知。是曰減貢。仁政六也。前代遊幸。最爲病民。漢唐宋以來。東封西祀。四海騷然。若明武宗北遊宣大。南到金陵。狂恣敗度。尤乖君德。至於秦隋。更無論矣。

本朝屢次南巡。亦間有東巡西巡之事。大指皆以省方觀民爲主。勘河工。閱海塘。查災問民瘼。召試求人才。所過郡縣。必免錢糧。其橋道供張。除內帑官款外。大率皆出自鹽商。或豁免積虧。或予以優獎。至今舊聞私記。但道其時市廛之豐盈。

民情之悅豫。從無幾微煩擾愁苦之詞。是曰戒侈。仁政七也。前代征伐。多發民兵。漢選江淮之卒以征匈奴。唐勞關輔之師以討南詔。田園荒蕪。室家仳離。死傷過半。僅得生還。唐之府兵。明之屯衛。書生稱爲良法。然而本係農夫。強以戰鬬。征戍之苦。愁怨慘悽。司馬溫公嘗論之矣。于忠肅嘗改之矣。北宋發官軍。刺義勇。練保甲。當時朝野病之。

本朝軍制。不累農民。除八旗禁旅外。乾隆以前。多用綠營。嘉慶以後。參用鄉勇。其人由應募而來。得餉而喜。從撫發派之事。是曰恤軍。仁政八也。前代國有大事。財用不足。則科歛於民。漢唐以來皆然。今土司猶仍其俗。即如宋宣和將伐遼。則

派天下出免夫錢六千二百萬緡。見蔡絛鐵圍山叢談。宣和中。創經制錢。紹興以後。又有經總制錢。月樁錢。板帳錢。折帛錢。歲得數千萬緡。並無奬敘。明季用兵。初加遼餉。繼加勦餉。又加練餉。共加賦二千萬。杲如此法。籌餉易耳。

本朝每遇河工軍旅。則別爲籌餉之策。不以科派民間。歷年開設捐輸。奬以官爵。幷加廣其學額中額。

朝廷不惜爲權宜之策。而終不忍朘小民之生。是曰行權。仁政九也。自暴秦以後。刑法濫酷。兩漢及隋。相去無幾。宋稍和緩。明復嚴苛。

本朝立法平允。其仁如天。具於

大清律一書一無滅族之法二無肉刑三問刑衙門不准用非刑拷訊犯者革黜四死罪中又分情實緩決情實中稍有一綫可矜者刑部夾籤聲明請
旨大率從輕比者居多五杖一百者折責實杖四十夏月有熱審減刑之令又減爲三十二六老幼從寬七孤子留養八死罪繫獄不絕其嗣九軍流徒犯不過移徙遠方非如漢法令爲城旦鬼薪亦不比宋代流配沙門島額滿則投之大海十職官婦女收贖絕無漢輸織室唐沒掖庭明發教坊諸虐政凡死罪必經三法司會核秋審句決之期
天子素服大學士捧本審酌再三然後定罪遇有慶典則停

句減等一歲之中句決者天下不過二三百人較之漢文帝歲斷死刑四百更遠過之若罪不應死而擬死者謂之失入應死而擬輕者謂之失出失入死罪一人臬司巡撫兼管巡撫事之總督降一級調用不准抵銷失出者一案至五案止降級留任十案以上始降調仍聲明請

旨遇有疑獄則

詔旨駁查覆訊至于再三平反無數具見於歷朝

聖訓是曰愼刑仁政十也昔南北分據之朝中外阻絕之世其橫遭畧賣沒蓄陷虜之民朝廷不復過問

本朝仁及海外凡古巴誘販之豬仔美國被虐之華工特遣

使臣與立專約保護其身家禁除其苛酷此何異取內府之金以贖魯人拔三郡之民以歸漢地耶是曰覆遠仁政十一也前代黷武之朝殘民以逞

本朝武功無過康熙乾隆兩朝其時逞其兵力何求不得然雅克薩既下而界碑定恰克圖交犯而商市開越南來朝而即赦其罪浩罕畏威而不利其土自道光以至今茲外洋各國屢來搆衅苟可以情恕理遣即不惜屈己議和不過爲愛惜生民不忍捐之於凶鋒毒燄之下假使因大院君之亂而取朝鮮乘諒山之勝而收越南夫亦何所不可者是曰戢兵仁政十二也

本朝待士大夫最厚。與宋代等。兩漢多任貴戚。北朝多任武將。六朝專用世家。趙宋濫登任子。甚至魏以宦寺斯役興州郡。唐以樂工市儈爲朝官。明以道士木匠爲六卿。若元代則立法偏頗。高官重權。專用蒙古色目人。而漢人南人不與。

本朝立賢無方。嘉惠寒畯。辟雍鶚臨。試卷親覽。寒士儒臣。與南陽近親。豐鎬舊族。一體柄用。又漢魏誅戮大臣。習爲常事。唐則捶楚簿尉。行杖朝堂。明則東廠北司毒刑廷杖。專施於忠直之臣。碧血橫飛。天日晦闇。尤爲千古未有之虐政。

本朝待士有禮。既無失刑。亦不辱士。又唐宋謫官於外。即日逐出國門。程期不得淹留。親友不得餞送。明代宰相被逐。即

日柴車就道。且前代每有黨錮學禁。罰及累世。株連親朋。本朝進退以禮。不以一眚廢其終身。是曰重士。仁政十三也。歷代親貴佞幸。驕暴橫行。最爲民害。漢之外戚常侍。北魏之王族武臣。唐之貴主禁軍。五坊小兒。監軍敕使。元之僧徒貴族。明之藩府礦使。邊軍緹騎。方士鄉官。脅辱官吏。殘虐小民。流毒徧於天下。本朝一皆無之。政令清肅。民安其居。是曰修法。仁政十四也。本朝篤念勳臣。優恤戰士。其立功而襲封者無論已。凡戰陣捐軀者。但有一命。無不加贈官階。給予世職。自三品輕車都尉至七品恩騎尉。即至外委生監殉難者。亦皆有之。本職或

襲二十餘次。或襲三四次。襲次完時。均予恩騎尉世襲罔替。皇祚億萬。其食祿即與爲無窮。咸豐至今。京師順天府及各省奏請忠義邮典。已至數百案。又職官雖非戰功。而沒於王事。或積勞病故。亦官其子一人。名曰難廕。自漢迄明。其待忠義死事之臣有如是之優渥者乎。是曰勸忠。仁政十五也。此舉其最大者。此外良法善政。不可殫書。

列聖繼繼繩繩。家法心法。相承無改。二百五十餘年。薄海臣民。日游於高天厚地之中。長養涵濡。以有今日。試考中史二千年之內。西史五十年以前。其國政有如此之寬仁忠厚者乎。中國雖不富強。然天下之人。無論富貴貧賤。皆得俯仰寬

聞。有以自樂其生。西國國勢雖盛。而小民之愁苦怨毒者。鬱遏未伸。待機而發。以故弒君刺相之事。歲不絕書。固知其政事亦必有不如我中國者矣。當此時世艱虞。凡我報禮之士。戴德之民。固當各抒忠愛。人人與國爲體。凡一切邪說暴行。足以啟犯上作亂之漸者。拒之勿聽。避之若浼。惡之如鷹鸇之逐鳥雀。大順所在。天必祐之。世豈有無良之民。如小雅所譏者哉。

明綱第三

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此白虎通引禮緯之說也。董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之義本之論語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註。所因謂三綱五常。此集解馬融之說也。朱子集註引之。禮記大傳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五倫之要。百行之原。相傳數千年。更無異義。聖人所以爲聖人。中國所以爲中國。實在於此。故知君臣之綱。則民權之說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綱。則父子同罪免喪廢祀之說不可行也。知夫婦之綱。則男女平權之說不可行也。嘗考西國之制。上下議院。各有議事之

權。而國君總統亦有散議院之權。若國君總統不以議院爲然。則罷散之。更舉議員再議。君主民主之國略同。西國君與臣民。相去甚近。威儀簡略。堂廉不遠。好惡易通。其尊嚴君上不如中國。而親愛過之。萬里之外。令行威立。不悖不欺。每見旅華西人。遇其國有吉凶事。賀弔憂樂。視如切身。是西國固有君臣之倫也。摩醯十戒。敬天之外。以孝父母爲先。西人父母喪亦有服。服以黑色爲緣。雖無祠廟木主。而室內案上。必供奉其祖父母父母兄弟之照像。雖不墓祭。而常有省墓之舉。以插花冢上爲敬。是西國固有父子之倫也。家富子壯則出分。乃秦法。西人於其子。必教以一藝。年長藝成。則使之自謀生計。別居異財。臨終分析財產。男子女子皆同。兼及親友。非不分其子

也。戒淫爲十戒之一。西俗男女交際。其防檢雖視中國爲疏。然淫佚之人。國人賤之。議婚有限。父族毋族之親。凡在七等以內者。皆不爲婚。七等。謂自父祖曾高以上。推至七代。母族亦然。故姑舅姨之子女。凡中表之親。無爲婚者。惟男衣氊布。女衣絲錦。燕會賓客。女亦爲主。此小異於中國。禮記坊記。大饗廢夫人之禮。左傳昭二十七年。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仲之子曰。重。爲齊侯夫人。曰。諸侯重見。是古有夫人與燕饗之禮。因有流弊。廢之。女自擇配。亦須請命父母。且訂約而非苟合。男不納妾。此大異於中國。然謂之男女無別則誣。且西人愛敬其妻。雖有過當。而於其國家政事。議院軍旅。商之公司。工之廠局。未嘗以婦人預之。是西國固有夫婦之倫也。聖人爲人倫之至。是以因情制禮。品節詳明。西人禮制雖略。而禮意未嘗盡廢。誠

以天秩民彝。中外大同。人君非此不能立國。人師非此不能立教。乃貴洋賤華之徒。於泰西政治學術風俗之善者。懵然不知。知亦不學。獨援其秕政敝俗。欲盡棄吾教吾政以從之。飲食服玩。閨門習尚。無一不摹仿西人。西人每譏笑之。甚至中士文學聚會之事。亦以七日禮拜之期爲節目。（禮拜日亦名星期。機器局所以禮拜日停工者。以局內洋匠。其日必休息。不得不然。）近日微聞海濱洋界。有公然創廢三綱之議者。其意欲舉世放恣黷亂而後快慊心駭耳。無過於斯。中無此政。西無此教。所謂非驢非馬。吾恐地球萬國。將衆惡而共棄之也。

知類第四

種類之說。所從來遠矣。易同人之象曰。君子以類族辨物。左氏傳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禮記三年問曰。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是知有教無類之說。惟我聖人如神之化能之。我中華帝王無外之治能之。未可概之他人也。西人分五大洲之民爲五種。以歐羅巴洲人爲白種。亞細亞洲人爲黃種。西南兩印度人爲棧色種。阿非利加洲人爲黑種。美洲土人爲紅種。歐洲種類。又自有別。俄爲斯拉物種。英德奧荷爲日耳曼種。法意日比爲羅馬種。美洲才智者。由英遷往。與英同爲白種。同種者性情相近。又加親厚焉。西起崑崙。東至於海。南至於南海。北至奉天吉林黑龍江內外蒙古。南及

沿海之越南暹羅緬甸東中北三印度東及環海之朝鮮海中之日本日本地脈與朝鮮連僅隔一海峽其地同爲亞洲其人同爲黃種皆三皇五帝聲教之所及神明胄裔種族之所分隋以前佛書謂之震旦今西人書籍文字於中國人統謂之曰蒙古以歐洲與中國通始於元太祖故俄國語言呼中國人曰契丹是爲亞洲同種之證其地得天地中和之氣故晝夜適均寒燠得中其人秉性靈淑風俗和厚邃古以來稱爲最尊最大最治之國文明之治至周而極文勝而敝孔子憂之歷朝一統外無強鄰積文成虛積虛成弱歐洲各國開闢也晚鬱積勃發鬬力競巧各自摩厲求免滅亡積懼成奮積奮成強獨我中國士夫鼎

民。憒然罔覺。五十年來。慶鑒不悛。守其偷惰。安其偷苟。情見勢絀。而外侮亟矣。方今海內之士。感慨發憤。竭智盡忠。求紓國難者。固不乏人。而昏墨之人。則視國家之休戚。漠然無動於其心。意謂此非髮捻之比。中華雖淪。富貴自在。方且乘此阽危。恣爲貪黷。以待合西夥。爲西商。徙西地。入西籍。而蒡民邪說。甚至詆中國爲不足有爲。譏聖教爲無用。分同室爲畛域。引彼法爲同調。日夜冀幸天下有變。以求庇於他人。若此者。仁者謂之悖亂。智者謂之大愚。印度屬於英矣。印度土人爲兵爲弁。不得爲武員。不得入學堂也。越南屬於法矣。華人身稅有加。西人否也。華人無票遊行有禁。西人否也。古巴屬

於西班牙矣。士人不能入議院也。美國開闢之初。則賴華工。今富盛之後。則禁華工。而西工不禁也。近年有道員某。吞蝕公款數十萬金。存於德國銀行。其人死後。銀行遂註銷其帳。惟薄給息而已。夫君子不以所惡廢鄉。故王猛死不伐晉。鍾儀囚不忘楚。若今日不仁不智不恥爲人役之人。君子知樂大心之卑宋。必亡其家。韓非之覆韓。必殺其身矣。

左傳昭公二十五年。春叔孫婼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杜注右師樂大心。居桐門。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能有禮乎。無禮必亡。定公九

年傳。逐桐門右師。注終叔孫昭子之言。

左傳哀公八年。吳爲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

通鑑卷六。秦王下吏治韓非。非自殺。臣光曰。臣聞君子親其親以及人之親。愛其國以及人之國。是以功大名美而享有百福也。今非爲秦畫謀。而首欲覆其宗國以售其言。罪固不容於死矣。烏足愍哉。

宗經第五

衰周之季。道術分裂。諸子蠭起。判爲九流十家。惟其意在偏勝。故析理尤精。而述情尤顯。其中理之言。往往足以補經義。乾嘉諸儒。以諸子證經文音訓之異同。尙未盡諸子之用。應世變。然皆有釣名儌利之心。故詭僻橫恣。不合於大道者亦多矣。卽如皇子貴衷。田子貴均。墨子貴兼。料子貴別。王廖貴先。兒良貴後。此不過如扁鵲適周則爲老人醫。適秦則爲小兒醫。聊以適時自售耳。豈其情哉。自漢武始屏斥百家。一以六藝之科爲斷。今欲通知學術流別。增益才智。鍼起瘖聾。跛躄之陋儒。未嘗不可兼讀諸子。然當以經義權衡而節取之。劉向論晏子春秋曰。文章可

觀義理可法合於六經之義斯可爲讀諸子之準繩矣漢書藝文志曰若能修六藝之術觀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意與此同蓋聖人之道大而能博因材因時言非一端而要歸於中正故九流之精皆聖學之所有也九流之病皆聖學之所黜也諸子之駁雜固不待言茲舉其最爲害政害事而施於今日必有實禍者如老子尙無事則以禮爲亂首主守雌則以強爲死徒任自然則以有忠臣爲亂國莊子齊堯桀黜聰明謂凡之亡不足以爲亡楚之存不足以爲存此不得以寓言爲解列子揚朱篇惟縱嗜欲不顧毀譽管子謂惠者民之仇讎法者民之父母其書羼雜僞託最多故兼有道法名農陰陽縱橫之說墨子除兼愛已見

斥於孟子外。其非儒公孟兩篇。至爲狂悖。經上下經說上下四篇。乃是名家清言。雖略有算學重學光學之理。殘不可讀。無裨致用。荀子雖名爲儒家。而非十二子。倡性惡。法後王。殺詩書。讀隆殺之殺。一傳之後。卽爲世道經籍之禍。申不害專用術。論卑行鄙。教人主以不誠。韓非子及他書所引。韓非用申之術。兼商之法。慘刻無理。教人主以不任人。不務德。商鞅暴橫。盡癈孝弟仁義。無足論矣。此外若呂覽多存古事。大致近儒。晏子兼通儒墨。瑕瑜互見。劉向謂其中詆孔子者。爲辯士僞託。戰國策考見世變。勢不能廢。晁公武以戰國策入子部。今入史部。孫吳尉繚。兵家專門。尙不害道。孫子惟用間篇末有謬語。尉繚惟兵令篇末有謬語。尹文愼到。鶡冠尸佼。可采無多。至於公孫

龍巧言無實。鬼谷陰賊可鄙。皆不足觀。又如關尹子多勦佛書。并有後世道書語。文子全襲淮南。皆出作僞。西漢儒家諸子。如賈長沙董江都劉子政。皆爲儒家鉅子。說苑新序。最爲純正。新書已多殘缺。春秋繁露。精義頗多。惟董治公羊。多墨守後師之說。幾陷大愚之誅。宜分別觀之。法言。文藻而已。孔叢家語。甚多精言。兼存孔門行事。雖有附益。要皆有本。近人概斥爲王肅諸人僞作。未免太苛。道家如淮南。可資考古。間有精理。大抵諸家紕繆易見。學者或愛其文采。或節取一義。苟非天資乖險。鮮有事事則傚。實見施行者。獨老子見道頗深。功用較博。而開後世君臣苟安誤國之風。致陋儒空疏癈學之弊。啟猾吏巧士挾詐營私輭媚無恥之習。其害亦爲最鉅。功在西漢之初。而病發於二千年之後。是養成頑鈍積弱不能自振之中華者。老氏之學爲之也。大巧若拙一語。

最害事。此謂世俗趨避鑽刺之巧則可矣。若步天測地。工作軍械。巧者自巧。拙者自拙。豈有巧拙相類之事哉。數十年來。華人不能擴充智慧者。皆爲此說所誤。故學老者病痿痺。學餘子者病發狂。董子曰。正朝夕者視北辰。正嫌疑者視聖人。若不折衷於聖經。是朝夕不辨。而冥行不休。墜入於泥。亦必死矣。不獨諸子然也。羣經簡古。其中每多奧旨異說。或以篇簡摩滅。或出後師誤解。漢興之初。曲學阿世。以冀立學。哀平之際。造讖益緯。以媚巨奸。於是非常可怪之論益多。如文王受命孔子稱王之類。此非七十子之說。乃秦漢經生之說也。而說公羊春秋者爲尤甚。新周。王魯以春秋當新王。乾嘉諸儒。嗜古好難。力爲闡揚。其風日肆。演其餘波。實有不宜於今之世道者。如禁方奇藥。往往有

大毒可以殺人。假如近儒公羊之說。是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喜也。竊惟諸經之義。其有迂曲難通紛歧莫定者。當以論語孟子折衷之。論孟文約意顯。又羣經之權衡矣。伊川楊子曰。窮得語孟。自有要約處。以此觀他經甚省力。語孟如丈尺權衡相似。道光以來。學人喜以緯書佛書講經學。光緒以來。學人尤喜治周秦諸子。其流弊恐有非好學諸君子所及料者。故爲此說以規之。

正權第六

今日憤世疾俗之士。根外人之欺淩也。將士之不能戰也。大臣之不變法也。官師之不興學也。百司之不講求工商也。於是倡爲民權之議。以求合羣而自振。嗟乎。安得此召亂之言哉。民權之說。無一益而有百害。將立議院歟。中國士民。至今安於固陋者尚多。環球之大勢不知。國家之經制不曉。外國興學立政練兵製器之要不聞。卽聚膠膠擾擾之人於一室。明者一。闇者百。游談囈語。將焉用之。且外國籌款等事。重在下議院。立法等事。重在上議院。故必家有中貲者。乃得舉議員。今華商素鮮。鉅貲華民又無遠志。議及大舉籌餉。必皆推

諉默息議與不議等耳此無益者一將以有貲者自可集股營運有技者自可合股禁何必有權且華商陋習常有藉招股欺爲之懲罰則公司貲本無一存者矣機器之彈壓則一家獲利百家仿行假冒牌名之此無益者二將以開學堂歟從來紳官學設善堂例予旌奬豈轉有禁開學堂之廢官權學成之材既無進身之階又無館學者此無益者三將以練兵禦外國歟無又無船澳以造戰艦印欲購之外洋非官

手烏合豈能一戰況兵必需餉無國法豈能抽釐捐非國家擔保豈能借洋債此無益者四方今中華誠非雄強然百姓尚能自安其業者由

朝廷之法維繫之也使民權之說一倡愚民必喜亂民必作紀綱不行大亂四起倡此議者豈得獨安獨活且必將劫掠市鎮焚毀教堂吾恐外洋各國必藉保護爲名兵船陸軍深入占踞全局拱手而屬之他人是民權之說固敵人所願聞者矣或謂朝廷於非理要求可護之民權不願此大誤也名我自云國家法令不能制服彼將自以兵力脅之

昔法國承暴君虐政之後舉國怨憤上下相攻始改爲民主之國我

朝深仁厚澤。朝無苛政。何苦倡此亂階。以禍其身而并禍天下哉。此所謂有百害者也。考外洋民權之說所由來。其意不過曰。國有議院。民間可以發公論達衆情而已。但欲民申其情。非欲民攬其權。譯者變其文曰民權。誤矣。美國人來華者。自言其國議院公舉之弊。下挾私。上偏徇。深以爲患。華人之稱羨者。皆不加深考之談耳。近日摭拾西說者。甚至謂人人有自主之權。益爲怪妄。此語出於彼教之書。其意言上帝予人以性靈。人人各有智慮聰明。皆可有爲耳。譯者竟釋爲人人有自主之權。尤大誤矣。泰西諸國。無論君主民主君民共主。國必有政。政必有法。官有官律。兵有兵律。工有工律。商有商律。律師習之。法官掌之。君民皆不得違其法。政府

貢得而駁之議院所定朝廷得而散之謂之人人無自主之權則可安得曰人人自主哉夫一鬨之市必有平羣盜之中必有長若人皆自主家私其家鄉私其鄉士願坐食農願蠲租商願專利行願高價無業貧民願劫奪子不從父弟不尊師婦不從夫賤不服貴弱肉強食不盡滅人類不止環球萬國必無此政生番蠻獠亦必無此俗至外國今有自由黨西語實曰里勃而特猶言事事公道於衆有益譯爲公論黨可也譯爲自由非也若強中禦外之策惟有以忠義號召合天下之心以

朝廷威靈合九州之力乃天經地義之道古今中外不易之

理。昔盜跖才武擁衆。而不能據一邑。田疇德望服人。而不能拒烏桓。祖逖智勇善戰。在中原不能自立。南依於晉。而遂足以禦石勒。宋棄汴京而南渡。中原數千里之遺民。人人可以自主矣。然兩河結寨。陝州嬰城。莫能自保。宋用韓岳爲大將。而成破金之功。八字軍亦太行民寨義勇也。先以不能戰爲人欺。劉錡用之。而有順昌之捷。趙宗印起義兵於關中。連戰破敵。王師敗於富平。其衆遂散。迨宋用吳玠吳璘爲將。而後保全蜀之險。蓋惟國權能禦敵國。民權斷不能禦敵國。勢固然也。曾文正名爲起家辦團練矣。其實自與髮匪接戰以來。皆是募勇營。造師船。濟以

國家之餉需。勵以
國家之賞罰。而以耿耿忠義百折不回之志氣。激厲三軍。感
發海內。故能成戡定之功。豈團練哉。豈民權哉。
或曰。民權固有弊矣。議院獨不可設乎。曰民權不可僭。公
議不可無。凡遇有大政事。
詔旨交廷臣會議。外吏令紳局公議。中國舊章所有也。即
或諮詢所不及。一省有大事。紳民得以公呈達於院司道
府。甚至聯名公呈於都察院。國家有大事。京朝官可陳奏。
可呈請代奏。方今　朝政清明。果有忠愛之心。治安之策。
何患其不能上達。如其事可見施行。固　朝廷所樂聞者。

但建議在下。裁擇在上。庶乎收羣策之益。而無沸羹之弊。何必襲議院之名哉。此時縱欲開議院。其如無議員何。此必俟學堂大興。人才日盛。然後議之。今非其時也。

循序第七

今欲強中國。存中學。則不得不講西學。然不先以中學固其根柢。端其識趣。則強者爲亂首。弱者爲人奴。其禍更烈於不通西學者矣。近日英國洋文報譏中國不肯變法自強。以爲專信孔教之弊。此大誤也。彼所繙四書五經。皆俗儒村師解釋之理。固不知孔教爲何事。無責焉耳。淺陋之講章。腐敗之時文。禪寂之性理。雜博之考据。浮誕之詞章。非孔門之學也。簿書文法。以吏爲師。此韓非李斯之學。暴秦之政所從出也。俗吏用之。以避事爲老成。以偷惰爲息民。以不除弊爲養元氣。此老氏之學。歷代末造之政所從出也。巧宦用之。非孔門

之政也。孔門之學。博文而約禮。溫故而知新。參天而盡物。孔門之政。尊尊而親親。先富而後教。有文而備武。因時而制宜。孔子集千聖。等百王。參天地。贊化育。豈迂陋無用之老儒。如盜跖所譏墨翟所非者哉。今日學者。必先通經。以明我中國先聖先師立教之旨。考史。以識我中國歷代之治亂。九州之風土。涉獵子集。以通我中國之學術文章。然後擇西學之可以補吾闕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斯有其益而無其害。如養生者。先有穀氣。而後可飫庶羞。療病者。先審藏府。而後可施藥石。西學必先由中學。亦猶是矣。華文不深者。不能譯西書。外國各學堂。每日必誦耶穌經。示宗教也。小學堂先習蠟丁

文。示存古也。先熟本國地圖。再覽全球圖。示有序也。學堂之書。多陳述本國先君之德政。其公私樂章。多贊揚本國之強盛。示愛國也。如中士而不通中學。此猶不知其姓之人。無轡之騎。無柁之舟。其西學愈深。其疾視中國亦愈甚。雖有博物多能之士。國家亦安得而之用哉

守約第八

儒術危矣。以言乎邇。我不可不鑒於日本。以言乎遠。我不可不鑒於戰國。昔戰國之際。儒術幾爲異學諸家所軋。吾讀司馬談之論六家要指而得其故焉。其說曰。儒家者流。博而寡要。勞而少功。何以寡要少功。由於有博無約。如此之儒。止可列爲九流之一耳。焉得爲聖。焉得爲賢。老訴儒曰。絕學無憂。又以孔子說十二經爲大謾。墨訴儒曰。累壽不能盡其學。墨子又教其門人公尙過不讀書。法訴儒曰。藏書策。修文學。用之則國亂。韓非子語。大率諸子所操之術。皆以便捷放縱投世人之所好。而以繁難無用誣儒家。故學者樂聞而多歸之。夫先

博後約。孔孟之教所同。而處今日之世變。則當以孟子守約施博之說通之。且孔門所謂博。非今日所謂博也。孔孟之時經籍無多。人執一業。可以成名。官習一事。可以致用。故其博易言也。今日四部之書。汗牛充棟。老死不能徧觀而盡識。即以經而論。古言古義。隱奧難明。譌舛莫定。後師羣儒之說解。紛紜百出。大率有確解定論者。不過什五而已。滄海橫流。外侮洊至。不講新學則勢不行。兼講舊學則力不給。再歷數年。苦其難而不知其益。則儒益爲人所賤。聖教儒書。寖微寖滅。雖無嬴秦坑焚之禍。亦必有梁元文武道盡之憂。此可爲大懼者矣。尤可患者。今日無志之士。本不悅學。離經畔道者。尤

不悅中學。因倡爲中學繁難無用之說。設淫辭而助之攻。於是樂其便而和之者益衆。殆欲立癈中學而後快。是惟設一易簡之策以救之。庶可以閒執讎中學者之口。而解畏難不學者之惑。今欲存中學。必自守約始。守約必自破除門面始。爰舉中學各門求約之法。條列於後。損之又損。義主救世。以致用當務爲貴。不以殫見洽聞爲賢。十五歲以前。誦孝經四書五經正文。隨文解義。並讀史略天文地理歌括圖式諸書。及漢唐宋人明白曉暢文字有益於今日行文者。自十五歲始。以左方之法求之。統經史諸子理學政治地理小學各門。美質五年可通。中材十年可了。若有學堂專師。或依此纂成

學堂專書。中材亦五年可了。而以其間兼習西文。過此以往。專力講求時政。廣究西法。其有好古研精不鶩功名之士。願爲專門之學者。此五年以後。博觀深造。任自爲之。然百人入學必有三五人願爲專門者。是爲以約存博。與子夏所謂博學近思。荀子所謂以淺持博。亦有合焉。大抵有專門箸述之學。有學堂教人之學。專門之書。求博求精。無有底止。能者爲之。不必人人爲之也。學堂之書。但貴舉要切用。有限有程。人人能解。且限定人人必解者也。西人天文格致一切學術。皆分專門學堂與普通學堂爲兩事。將來入官用世之人。皆通曉中學大畧之人。書種既存。終有萌蘖滋長之日。吾學吾書。庶幾其不亡乎。

一經學通大義　切於治身心治天下者謂之大義凡大義必明白平易若荒唐險怪者乃異端非大義也易之大義陰陽消長書之大義知人安民詩之大義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詩譜序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春秋大義明王道誅亂賊禮之大義親親尊尊賢賢周禮大義治國治官治民三事相維太宰建邦之六典治典經邦國治官府紀萬民其餘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皆國官民三義並舉蓋官爲國與民之樞紐官不治則國民交受其害此爲周禮一經專有之義故漢名周官經唐名周官禮此總括全經之大義也如十翼之說易論孟左傳之說書大小序之說詩孟子之說春秋戴記之說儀禮皆所謂大義也欲有要而無勞約有七端一明例謂全書之義例毛詩

以訓詁音韵爲一要事。熟於詩之音訓。則諸經之音訓。皆可隅反。一要指。謂今日尤切用者。每一經少則數十事。多則百餘事。一圖表。諸經圖表。皆以國朝人爲善。譜與表同。一會通。謂本經與羣經貫通之義。一解紛。論先儒異義。各有依据者。擇其較長一說主之。不必再考。免耗日力。大率國朝人說而後出者較長。一闕疑。謂隱奧難明。碎義不急者。置之不考。一流別。謂本經授受之源流。古今經師之家法。考其見著而今日有書者。以上七事。分類求之。批郤導窾。事半功倍。大率羣經以國朝經師之說爲主。易則程傳與古說兼取。並不相妨。論孟學庸。以朱注爲主。參以國朝經師之說。易止讀程傳及孫星衍周易集解。孫書兼宋漢人說及王弼注。書止讀孫星衍

尚書今古文註疏。詩止讀陳奐毛詩傳疏。春秋左傳止讀顧棟高春秋大事表。春秋公羊傳止讀孔廣森公羊通義。國朝人講公羊者。惟此書立言矜愼。尚無流弊。春秋穀梁傳。止讀鍾文烝穀梁補註。儀禮止讀胡培翬儀禮正義。周禮止讀孫詒讓周禮正義。已刊未畢。禮記止讀朱彬禮記訓纂。欽定七經傳說義疏。皆學者所當讀。故不備舉。論孟除朱註外。論語有劉寶楠論語正義。孟子有焦循孟子正義。可資考證古說。惟義理仍以朱註爲主。孝經卽讀通行註本。不必考辨。爾雅止讀郝懿行爾雅義疏。五經總義止讀陳澧東塾讀書記。王文簡引之經義述聞。說文止讀王筠說文句讀。兼采段殿桂鉉諸家。明白詳愼。段注說文太繁而奧。俟專門者治之。

以上所舉諸書。卷帙已不爲少。全讀全解。亦須五年。宜就此數書中。擇其要義先講明之。用韓昌黎提要鉤元之法。就元本加以鉤乙標識。但看其定論。其引徵辨駁之說。不必措意。若照前說七端。節錄纂集。以成一書。皆采舊說。不參臆說一語。小經不過一卷。大經不過二卷。尤便學者。此爲學堂說經義之書。不必章釋句解。亦不必錄本經全文。蓋十五歲以前。諸經全文已讀。文義大端已解矣。師以是講。徒以是習。期以一年或一年半畢之。如此治經。淺而不謬。簡而不陋。即或癈於半塗。亦不至全無一得。有經義千餘條。以開其性識。養其本根。則終身可無離經畔道之患。總之。必先盡破經生箸述之門面。方肯爲之。

然己非邨塾學究科舉時流之所能矣。

一史學考治亂典制。　史學切用之大端有二一事實一典制。事實擇其治亂大端有關今日鑑戒者考之無關者置之。典制擇其考見世變可資今日取法者考之無所取者畧之。事實求之通鑑。通鑑之學。資治通鑑。續通鑑。明通鑑。約之以讀紀事本末。典制求之正史二通。正史之學。約之以讀志及列傳中奏議。如漢郊祀。後漢輿服。宋符瑞禮樂。歷代天文五行。元以前之律曆。唐以後之藝文。可緩也。地理止考有關大事者。水道止考今日有用者。官制止考有關治理者。如古舉今廢。名存實亡。暫置廢改。寄祿虛封。冒曹雜流。不考可也。二通之學。通典通考。約之以節本。不急者乙之通考取十之三。通典取十之一。足矣。國朝人有文獻通考詳節。但一事中最

要之原委條目有應詳而不詳者內又有敢可可不考者通志二十畧知其義例可也

考史之書約之以讀趙翼廿二史劄記王氏商榷可節取錢氏考異精於考古略於致用可緩史評約之以讀　御批通鑑輯覽若司馬公通鑑論義最純正而專重守經王夫之通鑑論宋論識多獨到而偏好翻案惟　御批最爲得中而切於經世之用此說非因尊王而然好學而更事者讀之自見凡此皆爲通今致用之史學若考古之史學不在此例

一諸子知取舍可以證發經義者及別出新理而不悖經義者取之顯悖孔孟者棄之說詳宗經篇

一理學看學案五子以後宋明儒者遞相沿襲探索幽

渺。辨析朱陸。掊擊互起。出入佛老。界在微茫。文體多仿宗門語錄。質而近俚。高明者厭倦而不觀。謹愿者惝恍而無得。理學不絕。如綫焉耳。惟讀學案。可以兼考學行。甄綜流派。黃梨洲明儒學案。成於一手。宗旨明顯。而稍有門戶習氣。全謝山宋元學案。成於補輯。選錄較寬。而議論持平。學術得失。瞭然易見。兩書甚繁。當以提要鉤元之法讀之。取其什之二即可。通此兩書。其餘理學家專書可緩矣。惟朱子語類原書甚多。學案所甄錄者。未能盡見朱子之全體真面。宜更采錄之。陳蘭甫東塾讀書記。朱子一卷最善。

一詞章讀有實事者。一爲文人。便無足觀。況在今日。不

惟不屑。亦不暇矣。然詞章有奏議書牘記事之用。不能廢也。當於史傳及專集總集中。擇其敘事述理之文讀之。其他姑置不讀。若學者自作。勿爲鉤章棘句之文。勿爲浮誕鬼瑣之詩。則不至勞精損志矣。朱子曰。歐蘇文好處。只是平易說道理。初不曾使差異底字。換卻尋常底字。又曰。作文字須是靠實說。不可架空細巧。大率七八分實。二三分文。歐文好者。只是靠實而有條理。均語類一百三十九。

一政治書讀近今者。　政治以　本朝爲要。百年以內政事。五十年以內奏議。尤爲切用。

一地理考今日有用者。　地理專在知今。一形勢。一今日水道。九考大川。一物產。一都會。一運道。水道不盡能行舟。一道路一險

要。一。海陸邊防。一。通商口岸。若漢志之證古。水經注之博文。姑俟暇日考之可也。考地理必有圖。以今圖爲主。古圖備考。　此爲中學地理言。若地球全形。外洋諸國。亦須知其方域廣狹。程途遠近。都會海口。寒煖險易。貧富強弱。按圖索之。十日可畢。暫可不必求詳。重在俄法德英日本美六國。其餘可緩。

一算學各隨所習之事學之。　西人精算。而算不足以盡西藝。其於西政更無與矣。天文地圖。化力光電。一切格致製造。莫不有算。各視所業何學。即習何學之算。取足應用而止。如是則得實用而有涯涘。今世學人治算學者。如李

尙之項梅侶李壬叔諸君專講算理窮幽極微欲卒其業皓首難期此專家之學非經世之具也算學西多中少因恐求備求精有妨中學故附於此

一小學但通大旨大例　中學之訓詁猶西學之繙譯也欲知其人之意必先曉其人之語去古久遠經文簡奧無論漢學宋學斷無讀書而不先通訓詁之理近人厭中學者動詆訓詁此大謬可駭者也伊川程子曰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二程遺書近思錄引朱子曰訓詁則當依古注語類卷七又曰後生且教他依本子認得訓詁文義分明爲急今人多是躐等妄作

誑誤後生。其實都曉不得也。答黃直卿書。又曰。漢儒可謂善說經者。不過只說訓詁。使人以此訓詁玩索經文。答張敬夫書。又曰。向議欲刊說文。不知韓丈有意否。因贊成之爲佳。答呂伯恭書。此外言訓詁爲要者。尚多。朱子所注各經。訓詁精審。考据說文者甚多。潛夫論。聖爲天口。賢爲聖譯。可謂善譬。若不通古音古義而欲解古書。何異不能譯西文而欲通西書乎。惟百年以來。講說文者。終身鑽研。汩沒不反。亦是一病。要之。止須通其大旨大例。即可應用。大旨大例者。解六書之區分。通古今韵之隔閡。識古籀篆之源委。知以聲類求義類之樞紐。曉部首五百四十字之義例。至名物無關大用。如水部自有專

書。示部多列祭禮。舟車令制爲詳。草蟲須憑目驗。皆不必字字深求者也。說解閒有難明。義例偶有抵牾。則闕之不論。許君書既有脫逸。復多奧義。但爲求通六書。不爲究極許學。則功力有限矣。得明師說之。十日粗通。一月大通。引申觸類。存乎其人。何至有廢時破道之患哉。若廢小學不講。或講之故爲繁難。致人厭棄。則經典之古義茫昧。僅存迂淺俗說。後起趣時之才士。必皆薄聖道爲不足觀。吾恐終有經籍道熄之一日也。

如資性平弱。并此亦畏難者。則先讀近思錄。東塾讀書記。御批通鑑輯覽。文獻通考詳節。果能熟此四書。於中學亦有主宰矣。

去毒第九

悲哉洋煙之爲害。乃今日之洪水猛獸也。然而殆有甚焉。洪水之害。不過九載。猛獸之害。不出殷都。洋煙之害。流毒百餘年。蔓延二十二省。受其害者數十萬萬人。以後浸淫。尙未有艾。廢人才。弱兵氣。耗財力。（近年進口洋貨價八千餘萬。出口土貨可抵五千餘萬。洋藥價三千餘萬。則漏巵也。是中國不貧於通商。而貧於吸洋煙也。）遂成爲今日之中國矣。而廢害文武人才。其害較耗財而又甚焉。志氣不強。精力不充。任事不勤。日力不多。見聞不廣。遊歷不遠。用度不節。子息不蕃。更數十年。必至中國胥化而爲四裔之魑魅而後已。昔者國家嘗嚴刑峻法以禁之而不效。天禍中國。誰能除之。然而

吾意以爲不然。論語曰。齊之以刑。免而無恥。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是法所不能治者。名得而治之。顧亭林曰。以法治人。不若以名治人。學記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是政所不能化者。學得而化之。何也。中國吸煙之始。由於嬾惰。嬾惰由於無事。無事由於無所知。無所知由於無見聞。士之學取辦於講章墨卷。官之學取辦於例案。兵之學取辦於鈍器老陣。如是已足。近日宋學漢學。詞章百家之學。亦皆空之故。徒爲空言。不必徵諸實事。考諸萬物。農無厚利。地無異產。工無新器。商無遠志。行旅無捷塗。大率皆可以不動動。不深思。不廣交。不遠行而得之。陋生拙。拙生緩。緩生暇。暇生廢。於是嗜好中之。此皆不學之故也。若學會廣興。文武道藝。城鄉

貴賤無有不學弱者學之於閱報強者學之於遊歷其君子胸羅五洲其小人思窮百藝方且欲上測行星下窮地隔旁探南北極豈尚有俾晝作夜終老於一燈一榻者導之且不爲況禁之哉故曰興學者戒煙之藥也近日海內志士傷時念亂怵然有人類滅絕之憂上海揚州均有戒煙會其說大抵各自治其所屬之人如吸煙者主不以爲僕師不以爲士將不以爲兵田主不以爲傭商賈不以爲夥匠師不以爲工凡以治愚賤之人而已夫不治富貴智能之人則將吏師長田主工師不乏吸煙者彼恃有逃墨歸楊之藪猶不戒也且官師皆無常職彼視其官師如傳舍亦不戒也吾謂惟在以

學治智能少壯之人。愚賤者視吾力所能及者治之。衰老者聽之。十年之後。此智能少壯之士。大率皆富貴成立。或有位。或有家。因以各治其所屬之人。三十年而絕矣。今各省多創立學會。謂宜即以戒煙會附之而行。無論何學會。皆列此一條。四十歲以上。戒否聽其便。四十歲以下者。不戒烟不得入會。家訓訓此。鄉約約此。學規規此。剝窮則反。此其時乎。孔子曰。知恥近乎勇。孟子曰。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夫以地球萬國鄙惡不食之酖毒。獨我中華。乃舉世寢饋湛溺於其中。以自求貧弱死亡。古今怪變。無過於此。使孔孟復生。以明恥教天下。其必自戒烟始矣。

勸學篇下　外篇

益智第一

自強生於力。力生於智。智生於學。孔子曰。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未有不明而能強者也。人力不能敵虎豹。然而能禽之者。智也。人力不能禦大水墮高山。然而能阻之開之者。智也。豈西人智而華人愚哉。歐洲之爲國也多。羣虎相伺。各思吞噬。非勢鈞力敵。不能自存。故教養富強之政。步天測地格物利民之技能。日出新法。互相仿效。爭勝爭長。且其壤地相接。自輪船鐵路暢通以後。來往尤數。見聞尤廣。故百年以來。煥然大變。三十年內。進境尤速。如家處通衢。不問而多知。學有畏

友不勞而多益中華春秋戰國三國之際人才最多累朝混一以後僰然獨處於東方所與鄰者類皆陬澨蠻夷沙漠蕃部其治術學術無有勝於中國者惟是循其舊法隨時修飾守其舊學不踰範圍已足以治安而無患迨去古益遠舊弊日滋而舊法舊學之精意漸失今日五洲大通於是相形而見絀矣假使西國強盛開通適當我

聖祖

高宗之朝其時

朝廷恢豁大度不欺遠人遠識雄略不囿迂論而人才衆多物力殷阜吾知必已遣使通問遠遊就學不惟采其法師其

長且可引爲外懼藉以儆我中國之泄沓戢我中國之盈侈則庶政百能未必不駕而上之乃通商用兵待至道光之季其時西國國勢愈強中國人才愈陋雖被鉅創罕有儆悟又有髮匪之亂益不暇及林文忠嘗譯四洲志萬國史略矣然任事而不終曾文正嘗遣學生出洋矣然造端而不壽文文忠創同文館遣駐使編西學各書矣然孤立而無助迂謬之論苟簡之謀充塞於朝野不惟不信不學且詬病焉一儆於臺灣生番再儆於琉球三儆於伊犁四儆於朝鮮五儆於越南緬甸六儆於日本禍機急矣而士大夫之茫昧如故驕玩如故天自牖之人自塞之謂之何哉夫政刑兵食國勢邦交

士之智也。種宜土化。農具糞料。農之智也。機器之用。物化之學。工之智也。訪新地。創新貨。察人國之好惡。較各國之息耗。商之智也。船械營壘。測繪工程。兵之智也。此教養富強之實政也。非所謂奇技淫巧也。華人於此數者。皆主其故常。不肯殫心力以求之。若循此不改。西智益智。中愚益愚。不待有吞噬之憂。即相忍相持。通商如故。而失利損權。得粗遺精。將冥冥之中。舉中國之民。已盡爲西人之所役矣。役之不已。吸之朘之不已。則其究必歸於吞噬而後快。是故智以救亡。學以益智。士以導農工商兵。士不智。農工商兵不得而智也。政治之學不講。工藝之學不得而行也。大抵國之智者。勢雖弱。敵

不能滅其國民之智者國雖危人不能殘其種印度屬於英浩罕哈薩克屬於俄阿非利加分屬於英法德皆以愚而亡美國先屬於英以習而自立古巴屬於西班牙以不盡愚而復振求智之法如何一曰去妄二曰去苟固陋虛憍妄之門也傲幸怠惰苟之根也二蔽不除甘爲牛馬土芥而已矣

愚民辨

三年以來外強中弱之形大著海濱人士稍稍閱萬國公報讀滬局譯書接西國教士漸有悟華民之智不若西人者則歸咎於中國歷代帝王之愚其民此大謬矣老子曰有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此李斯韓非之學暴秦之政也於歷代何與焉漢求遺書尊六經設博士舉賢良求茂

才異等絕國使才非愚民也唐設科目多至五十餘宋廣立學校并設武學明洪武三年開科經義以外兼考書算騎射律日知錄引明太祖實錄非愚民也自隋以詞章取士沿襲至今此不過爲薦舉公私無憑詞章考校有據耳謂立法未善則可謂之愚民則誣至我朝

列聖殷殷以覺世牖民爲念刊布數理精蘊歷象考成儀象考成教天算西學也遣使測經緯度繪天下地圖教地輿西學也刊布授時通考教農學也纂七經義疏刊布十三經二十四史九通開四庫館修書分藏大江南北縱人入讀教經史百家之學也同治軍務敉平以後內外開同

文方言館。教譯也。設製造局。教械也。設船政衙門。教船也。屢遣學生出洋赴美英法德。學公法鑛學水師陸師礮臺鐵路也。總署編刊公法格致化學諸書。滬局譯刊西書七十餘種。教各種西學也。且同文館三年有優保。出洋隨員三年有優保。學堂學生有保獎。遊歷有厚資。朝廷欲破民之愚。望士之智。皇皇如恐不及。無如陋儒俗吏。動以新學爲詬病。相戒不學。故譯書不廣。學亦不精。出洋者大半志不在學。故成材亦不多。是不學者負　朝廷耳。且即以舊制三場之法言之。雖不能兼西學。固足以通中學。咎在主司偏重。士人剽竊。非盡法之弊也。果能經義策問。事事

博通。其於經濟大端。百家學術。必能貫徹。任以政事。必能有爲。且必能通達事變。決不至於愚矣。譬如子弟不肖。楹有書而不讀。家有師而不親。過庭入塾。惟務欺飾。及至頹癈貧困。乃怨懟其父母。豈不悖哉。大率近日風氣。其贊美西學者。自視中國朝政民風。無一是處。殆不足比於人數。自視其高曾祖父。亦無不可鄙賤者。甚且歸咎於數千年以前。歷代帝王無一善政。歷代將相師儒無一人才。不知二千年以上。西國有何學西國有何政也。

遊學第二

出洋一年。勝於讀西書五年。此趙營平百聞不如一見之說也。入外國學堂一年。勝於中國學堂三年。此孟子置之莊嶽之說也。遊學之益。幼童不如通人。庶僚不如親貴。嘗見古之遊歷者矣。晉文公在外十九年。徧歷諸侯。歸國而霸。趙武靈王微服遊秦。歸國而強。春秋戰國最尚遊學。賢如曾子左邱明。才如吳起樂羊子。皆以遊學聞。其餘策士雜家。不能悉舉。後世英主名臣。如漢光武學於長安。昭烈周旋於鄭康成陳元方。明孫承宗未達之先。周歷邊塞。袁崇煥爲京官之日潛到遼東。此往事明效也。請論今事。日本小國耳。何興之暴也。

伊藤山縣榎本陸奥諸人。皆二十年前出洋之學生也。憤其國爲西洋所脅。率其徒百餘人。分詣德法英諸國。或學政治工商。或學水陸兵法。學成而歸。用爲將相。政事一變。雄視東方。不特此也。俄之前主大彼得憤彼國之不強。親到英吉利荷蘭兩國船廠。爲工役十餘年。盡得其水師輪機駕駛之法。并學其各廠製造。歸國之後。諸事丕變。今日遂爲四海第一大國。不特此也。暹羅久爲法國涎伺。於光緒二十年。與法有衅。行將吞併矣。暹王感憤。國內毅然變法一切更始。遣其世子遊英國。學水師。去年暹王遊歐洲。駕火船出紅海來迎者。即其學成之世子也。暹王亦自通西文西學。各國敬禮有加。

暹羅遂以不亡。上爲俄。中爲日本。下爲暹羅。中國獨不能比其中者乎。至遊學之國。西洋不如東洋。一路近省費。可多遣。一去華近。易考察。一東文近於中文。易通曉。一西書甚繁。凡西學不切要者。東人已删節而酌改之。中東情勢風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無過於此。若自欲求精求備。再赴西洋。有何不可。或謂昔嘗遣幼童赴美學習矣。何以無效。曰失之幼也。又嘗遣學生赴英法德學水陸師各藝矣。何以人才不多。曰失之使臣監督不措意。又無出身明文也。又嘗派京員遊歷矣。何以材不材相兼。曰失之不選也。雖然。以予所知。此中固亦有足備時用者矣。若因噎廢食之談。豚蹏籩車之望。此

乃禍人家國之邪說。勿聽可也。嘗考孟子所論聖賢帝王將相。歷險難。成功業。其要歸不過曰。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而已。曰生於憂患而已。夫受侮而不恥。蹙國而不懼。是不動也。冥然罔覺。悍然不顧。以效法人爲恥。是不忍也。習常蹈故。一唱百和。憚於改作。官無一知。士無一長。工無一技。外不遠遊。內不立學。是不增益所不能也。無心無性無能。是將死於憂患矣。何生之足云。

設學第三

今年特科之

詔下士氣勃然濯磨興起然而六科之目可以當之無愧上

副

聖心者蓋不多覯也去年有

旨令各省籌辦學堂爲日未久經費未集興辦者無多夫學

堂未設養之無素而求之於倉卒猶不樹林木而望隆棟不

作陂池而望巨魚也遊學外洋之舉所費既鉅則人不能甚

多且必學有初基理已明識已定者始遣出洋則見功速而

無弊是非天下廣設學堂不可各省各道各府各州縣皆宜

有學。京師省會爲大學堂。道府爲中學堂。州縣爲小學堂。中小學以備升入大學堂之選。府縣有人文盛。物力充者。府能設大學。縣能設中學。尤善。小學堂習四書。通中國地理。中國史事之大畧。算數繪圖格致之粗淺者。中學堂各事。較小學堂加深。而益以習五經。習通鑑。習政治之學。習外國語言文字。大學堂又加深加博焉。或曰。天下之學堂以萬數。國家安得如此之財力以給之。曰。先以書院改爲之。學堂所習。皆在詔書科目之內。是書院卽學堂也。安用駢枝爲。或曰。府縣書院。經費甚薄。屋宇甚狹。小縣尤陋。甚者無之。豈足以養師生。購書器。曰。一縣可以善堂之地。賽會演戲之款。改爲之。一族

可以祠堂之費改爲之。然數亦有限。奈何。曰。可以佛道寺觀改爲之。今天下寺觀。何止數萬。都會百餘區。大縣數十。小縣十餘。皆有田產。其物業皆由布施而來。若改作學堂。則屋宇田產悉具。此亦權宜而簡易之策也。方今西教日熾。二氏日微。其勢不能久存。佛教已際末法中半之運。道家亦有其鬼不祥之憂。若得儒風振起。中華乂安。則二氏固亦蒙其保護矣。大率每一縣之寺觀。取什之七以改學堂。留什之三以處僧道。其改爲學堂之田產。學堂用其七。僧道仍食其三。計其田產所值。奏明

朝廷旌奬。僧道不願奬者。移奬其親族以官職。如此。則萬學

可一朝而起也。以此爲基。然後勸紳富捐貲以增廣之。昔北魏太武太平真君七年。唐高祖武德九年。武宗會昌五年。皆嘗廢天下僧寺矣。然前代意在稅其丁。廢其法。或爲抑釋以伸老。私也。今爲本縣育才。又有旌獎。公也。若各省薦紳先生。以興起其鄉學堂爲急者。當體察本縣寺觀情形。聯名上請於朝。

詔旨宜無不允也。其學堂之法約有五要。一曰。新舊兼學。四書五經中國史事政書地圖爲舊學。西政西藝西史爲新學。舊學爲體。新學爲用。不使偏廢。一曰。政藝兼學。學校地理。度支賦稅。武備律例。勸工通商。西政也。算繪鑛醫。聲光化電。西

藝也。西政之刑獄立法最善。西藝之醫最於兵事有益。習武備者必宜講求才識遠大而年長者。宜西政。心思精敏而年少者。宜西藝。小學堂先藝而後政。大中學堂先政而後藝。西藝必專門。非十年不成。西政可兼通數事。三年可得要領。大抵救時之計。謀國之方。政尤急於藝。然講西政者亦宜略考西藝之功用。始知西政之用意。一曰。宜教少年學算。須心力銳者。學圖。須目力好者。學格致化學製造。須質性穎敏者。學方言。須口齒清便者。學體操。須氣體精壯者。中年以往之士。才性精力已減。功課往往不能中程。且成見已深。難於虛受。不惟見功遲緩。且恐終不深求。是事倍而功半也。一曰。不課時文。新學既可以應科目。是與時

文無異矣況既習經書又兼史事地理政治算學亦必於時文有益諸生自可於家習之何勞學堂講授以分其才思奪其日力哉朱子曰上之人曾不思量時文一件學子自是著急何用更要你教語類卷一百九諒哉言乎一曰不令爭利外國大小學堂皆須納金於堂以爲火食束脩之費從無給以膏火者中國書院積習誤以爲救濟寒士之地往往專爲膏火獎賞而來本意既差動輒計較錙銖忿爭攻訐頹廢無志紊亂學規剽襲冒名大雅掃地矣今縱不能遽從西法亦宜酌改舊規堂備火食不令納費亦不更給膏火用北宋國學積分之法每月核其功課分數多者酌予獎賞數年之後人知其

益。即可令納費充用。則學益廣。才益多矣。一曰。師不苛求。初設之年。斷無千萬明師。近年西學諸書。滬上刊行甚多。分門別類。政藝要領。大段已詳。高明之士。研求三月。可以教小學堂矣。兩年之後。省會學堂之秀出者。可以教中學堂矣。大學堂初設之年。所造亦淺。每一省訪求數人。亦尚可得。三年之後。新書大出。師範愈多。大學堂亦豈患無師哉。若書院猝不能多設。則有志之士。當自立學會。互相切磋。文人舊俗。凡舉業楷書。放生惜字。賦詩飲酒。圍棋葉戲。動輒有會。何獨於關繫身世安危之學而緩之。古人牧豕都養。尚可聽講通經。豈必橫舍千間。載書兼兩。而後爲學哉。始則二三。漸至什伯。精

誠所感。必有應之於千里之外者。昔原伯魯以不悅學而亡。越句踐以十年教訓而興。國家之興亡。亦存乎士而已矣。

學制第四

外洋各國學校之制。有專門之學有公共之學。專門之學。極深研幾。發古人所未發能令人所不能。畢生莫殫。子孫莫究。此無限制者也。公共之學。所讀有定書。所習有定事。所知有定理。日課有定程。學成有定期。或三年。或五年。入學者不中程不止。惰者不得獨少。既中程而即止。勤者不必加多。資性敏者同爲一班。資性鈍者同爲一班。有間斷遲誤者附其後班。生徒有同功。師長有同教。此有限制者也。無事無圖無堂無算。師無不講之書。徒無不解之義。師以已習之書爲教。則師不勞。徒以能解之事爲學。則徒不苦。問其入何學堂。而知其所習

何門也。問其在學堂幾年。而知其所造何等也。文武將吏。四民百藝。其學無不皆同。小學堂之書較淺。事較少。如天文地質繪圖算學格致方言體操之類。具體而微。中學堂書較深。事較多。如小學堂地圖則極略。僅具疆域山水大勢。又進則有府縣詳細山水。又進則有鐵路電綫鑛山教堂。餘皆仿此。方言則兼各國。算學則講代數對數。於是化學醫術政治。以次而及。餘事仿此。大學堂又有加焉。小學中學大學。又各分爲兩三等。期滿以後。考其等第。給予執照。國家欲用人才。則取之於學堂。驗其學堂之憑據。則知其任何官職而授之。是以官無不習之事。士無無用之學。其學堂所讀之書。則由師儒纂之。學部定之。須於國中。數年之後。或應增減訂正。

則隨時修改之。其學堂之費。率皆出地方紳富之捐集。而國家略發官款以補助之。入學堂者但求成才。不求膏火。每人月須納金若干。以爲飲食束脩之費。貧家少納。富家多納。其官紳所籌學堂之費。專爲建堂延師購書制器之用。不爲學生膏奬。亦有義學。以教極貧子弟。學生出資甚微。然義學甚少。所教極多。來學者既已出費。則必欲有所得而後歸。學成之後。仕宦工商。各有生計。自無凍餒。此以教爲養之法也。是以一國之內。常有小學數萬區。中學數千。大學百數。由費不仰給於官。亦不盡仰給於紳。故也。其善有三。出貲來學則不惰。志不在利則無爭。官不多費則學廣。蘇子瞻沮新法學校之說曰。必將發民力以治宮室。

斂民財以養遊士。如西法所爲。可無多費之虞矣。王介甫悔新法學校之誤曰。本欲變學究爲秀才。不謂變秀才爲學究。如西法所爲。可無變爲學究之患矣。凡東西洋各國立學之法。用人之法。小異而大同。吾將以爲學式。

廣譯第五

十年以來。各省學堂。嘗延西人爲教習矣。然有二弊。師語不通。特繙譯爲樞紐。譯者學多淺陋。或僅習其語而通其學。傳達失眞。豪釐千里。其不解者則以意删減之。此一弊也。即使譯者善矣。而洋教習所授。每日不過時。所教不過一兩事。西人積習。往往故作遲緩。不盡其久其期。故有一加減法而教一年者矣。即使師不憚勞西人之學。能有幾何。一西師之費。已爲鉅款。以故學堂迄少成材。朱子所謂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者也。此一前一弊學不能精。後一弊學不能多。至機器製造局廠

人爲工師。華匠不通洋文。僅憑一二繙譯者。其弊亦同。嘗考三代即講譯學。周書有舌人。周禮有象胥誦訓。揚雄錄別國方言。朱酺譯西南夷樂歌。于謹兼通數國言語。隋志有國語雜文。鮮卑號令。婆羅門書。扶南胡書。外國書。近人若邵陽魏源。於道光之季。譯外國各書各新聞報。爲海國圖志。是爲中國知西政之始。南海馮焌光。於同治之季。官上海道時。創設方言館。譯西書數十種。是爲中國知西學之始。跡其先幾遠蹠。洵皆所謂豪傑之士也。若能明習中學。而兼通西文。則有洋教習者師生對語。不惟無誤。且易啓發。無洋教習者以書爲師。隨性所近。博學無方。況中外照會條約合同。華洋文義。

不盡符合動爲所欺。貽害無底。吾見西人善華語華文者甚多。而華人通西語西文者甚少。是以雖面談久處而不能得其情。其於交涉之際。失機誤事者多矣。大率商賈市井。英文之用多。公牘條約。法文之用多。至各種西學書之要者。日本皆已譯之。我取徑於東洋。力省效速。則東文之用多。惟是繙譯之學有深淺。其僅能市井應酬語。略識帳目字者。不入等。能解淺顯公牘書信。能識名物者。爲下等。能譯專門學問之書。如所習天文鑛學。則只能譯天文鑛學書。非所習者不能譯也。爲中等。能譯各門學問之書。及重要公牘律法深意者。爲上等。下等三年。中等五年。上等十年。我既不能待十年以後。譯材衆多。而後用

之。且譯學雖深。而其志趣才識。固未可知。又未列於任官。是仍無與於救時之急務也。是惟多譯西國有用之書。以教不習西文之人。凡在位之達官。腹省之寒士。深於中學之耆儒。畧通華文之工商。無論老壯。皆得取而讀之。采而行之矣。譯書之法有三。一各省多設譯書局。一出使大臣訪其國之要書而選譯之。一上海有力書賈。好事文人。廣譯西書出售。銷流必廣。主人得其名。天下得其用矣。此可爲貧士治生之計。而隱有開物成務之功。其利益與石印塲屋書等。其功德比刻善書則過之。惟字須略大。若石印書之密行細字。則年老事繁之人不能多讀。卽不能多銷也。今日急欲開發新知者。首在居官任事之人。大率皆在中年以上。且事煩暇少。豈能挑燈細讀。譯洋報者亦然。

王仲任之言曰。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沈。知今不知古。謂之

聾瞽。吾請易之曰。知外不知中。謂之失心。知中不知外。謂之聾瞽。夫不通西語。不識西文。不譯西書。人勝我而不信。人謀我而不聞。人規我而不納。人吞我而不知。人殘我而不見。非聾瞽而何哉。學西文者。效遲而用博。爲少年未仕者計也。譯西書者。功近而效速。爲中年已仕者計也。若學東洋文。譯東洋書。則速而又速者也。是故從洋師不如通洋文。譯西書不如譯東書。

閱報第六

李翰稱通典之善曰。不出戶。知天下。罕更事。知世變。未從政。達民情。元文民作人。乃避唐諱。斯言也。殆爲今日中西各報言之也。吾更益以二語曰。寡交游。得切磋。外國報館林立。一國多至萬餘家。有官報。有民報。官報宣國是。民報達民情。凡國政之得失。各國之交涉。工藝商務之盛衰。軍械戰船之多少。學術之新理新法皆具焉。是以一國之內如一家。五洲之人如面語。中國自林文忠公督廣時。始求得外國新聞紙而讀之。遂知洋情。以後更無有繼之者。上海報館。自同治中有之。特所載多市井猥屑之事。於洋報采摭甚畧。亦無要語。上海道月有

譯出西國近事。呈於總署及南北洋大臣。然皆兩月以前之事。觸時忌者輒削之不書。故有與無等。乙未以後志士文人。創開報館。廣譯洋報。參以博議。始於滬上。流衍於各省。內政。外事。學術皆有焉。雖論說純駁不一。要可以擴見聞。長志氣。滌懷安之酖毒。破捫籥之瞽論。於是一孔之士。山澤之農。始知有神州。筐篋之吏。煙霧之儒。始知有時局。不可謂非有志四方之男子學問之一助也。方今外侮日亟。事變日多。軍國大計。執政愼密。不敢宣言。然而各國洋報。早已播諸五洲。不惟中國之政事也。并東西洋各國之愛惡攻取。深謀詭計。一一宣之簡牘。互相攻發。互相駁辨。無從深匿。俾我得以兼聽

而豫防之。此亦天下之至便也。然而吾謂報之益於人國者。博聞。次也。知病。上也。昔齊桓公不自知其有疾而死。秦以不聞其過而亡。大抵一國之利害安危。本國之人蔽於習俗。必不能盡知之。即知之亦不敢盡言之。惟出之鄰國。又出之至強之國。故昌言而無忌。我國君臣上下。果能覽之而動心。怵之而改作。非中國之福哉。近人閱洋報者。見其詆訾中國。不留餘地。比之醉人。比之朽物。議分裂。議爭先。類無不拂然怒者。吾謂此何足怒耶。勤攻吾闕者。諸葛之所求。諱疾滅身者。周子之所痛。古云士有諍友。今雖云國有諍鄰。不亦可乎。

變法第七

變法者。朝廷之事也。何爲而與士民言。曰。不然。法之變與不變。操於國家之權。而實成於士民之心志議論。試觀曾文正爲侍郎時。嘗上疏言翰林考小楷詩賦之弊矣。文集卷一 及成功作相以後。若力持此議。當可成就近今三十年館閣之人材。然而無聞焉。何也。大亂既平。恐爲時賢所詬病也。文文忠嘗開同文館。刊公法格致各書矣。以次推行。宜可得無數使絕國識時務之才。然而曲謹自好者。相戒不入同文館。不考總署章京。京朝官講新學者。闃然無聞。何也。劫於迂陋羣儒之謬說也。夫以勛臣元老。名德重權。尚不免爲習非勝是之談

所撓。而不覩其效。是亦可痛可惜者矣。又如左文襄在閩創設船政。在甘創設機器織呢羽局。沈文肅成船政。設學堂。與北洋合議設招商局。丁文誠在山東四川。皆設製造洋槍槍彈局。此皆當世所謂廉正守道之名臣也。然所經營者皆是此等事。其時皆在同治中年。光緒初年。國家閒暇之時。惜時論多加吹求。繼者又復無識。或癈閣。或減削。無能恢張之者。其效遂以不廣。夫不可變者。倫紀也。非法制也。聖道也。非器械也。心術也。非工藝也。詩徵之經。窮則變。變通盡利。變通趣時。損益之道。與時偕行。易義也。器非求舊惟新。尚書義也。學在四夷。春秋傳義也。五帝不沿樂。三王不襲禮。禮時爲大。禮

義也溫故知新劉楚楨論語正義引漢書成帝紀詔曰儒林之官宜皆明於古今溫故知新通達國體百官表以通古今備溫故知新之義孔沖遠禮記敍博物通人知今溫古考前代之憲章參當時之得失是漢唐舊說皆以溫故知新爲知古知今三人必有我師擇善而從論語義也時措之宜中庸義也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孟子義也請徵之史封建變郡縣辟舉變科目府兵變召募車戰變步騎租庸調變兩稅歸餘變活閏篆籀變隸楷竹帛變雕版籩豆變陶器粟布變銀錢何一是三代之舊乎歷朝變法最著者四事趙武靈王變法習騎射趙邊以安北魏孝文帝變法尙文明魏國以治此變而得者也若武靈之不終以嬖幸魏之不永以子孫不肖與變法無涉商鞅變法廢孝弟仁義秦先強而後促王安石變法專務剝民宋因以

致亂。此變而失者也。商王之失。在殘酷剝民。非不可變也。法非其法也。西法以省刑養民兩事爲先務。請徵之

本朝。關外用騎射。討三藩用南懷仁。大礮乾隆中葉。科場表判改五策。歲貢以外增優貢拔貢。嘉慶以後綠營之外創募勇。咸豐軍興以後。關稅之外抽釐金。同治以後。長江設水師。新疆吉林改郡縣。變者多矣。卽如輪船電綫。創設之始。訾議繁興。此時若欲廢之。有不攘臂而爭者乎。今之排斥變法者。大率三等。一爲泥古之迂儒。泥古之弊易知也。一爲苟安之俗吏。蓋以變法必勞思。必集費。必擇人。必任事。其餘昏惰偷安徇情取巧之私計。皆有不便。故藉書生泥古之談。以文其

猾吏苟安之智。此其隱情也。至問以中法之學術治理。則皆廢弛欺飾。而一無所爲。所謂守舊。豈足信哉。又一爲苛求之談士。夫近年仿行西法而無效者。亦誠有之。然其故有四。一。人顧其私。故止爲身謀而無進境。製造各局出洋各員。是也。此人之病。非法之病也。一。愛惜經費。故左支右絀而不能精。船政。是也。此時之病。非法之病也。一。朝無定論。故旋作旋輟而無成效。學生出洋。京員遊歷。是也。此浮言之病。非法之病也。一。有器無人。未學工師而購機。未學艦將而購艦。海軍各製造局。是也。此先後失序之病。非法之病也。乃局外游談。不推原於國是之不定。用人之不精。責任之不專。經費之不充。

講求之不力。而吹求責效。較之見彈求鴞炙。見卵求時夜。殆有甚焉。學堂甫造而責其成材。鑛山未開而責其獲利。事無定衡。人無定志。事急則無事不舉。事緩則無事不廢。一埋一搰。豈有成功哉。雖然。吾嘗以儒者之論折衷之矣。呂伯恭曰。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不能變不美之質。此變法而無誠之藥也。曾子固曰。孔孟二子。亦將因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爲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變法而悖道之藥也。由呂之說。則變而有功。由曾之說。則變而無弊。夫所謂道本者。三綱四維是也。若并此棄之。法未行而大亂作矣。若守此

不失雖孔孟復生豈有議變法之非者哉

變科舉第八

朱子嘗稱述當時論者之言曰國家若要恢復須罷三十年科舉以爲極好痛哉斯言也中國仕宦出於科舉雖有他途其得美官者膺重權者必於科舉乎取之自明至今行之已五百餘年文勝而實衰法久而弊起主司取便以藏拙舉子因陋以徼幸遂有三場實止一場之弊錢曉徵語所解者高頭講章之理所讀者坊選程墨之文於本經之義先儒之說概乎未有所知近今數十年文體日益佻薄非惟不通古今不切經濟并所謂時文之法度文筆而俱亡之今時局日新而應科舉者拘瞀益甚傲然曰吾所習者孔孟之精理堯舜之治

法也。遇講時務經濟者。尤鄙夷排擊。之以自護其短。故人才益乏。無能爲國家扶危禦侮者。於是

詔設學堂以造明習時務之人才。又開特科以蒐羅之。夫學堂雖立。無進身之階。人不樂爲也。其來者。必白屋鈍士。貧稟凡下。不能爲時文者也。其世族俊才。皆仍志於科舉而已。即有特科之設。然廿年一舉。爲時過遠。豈能坐待。則仍爲八比詩賦小楷而已。救時之才。何由可得。且夫齊衣敗紫。晉曳苴履。趙文王好劍而士死於相擊。越句踐好勇而士死於焚舟。從上所好也。兩漢經學。實祿利之途。敺之。使鄉會試仍取決於時文京朝官仍絜長於小楷。名位取舍。惟在於斯。則雖日

討國人而申儆之告以禍至無日。戒以識時務。求通才。救危局。而朝野之汶闇如故。空疏亦如故矣。故救時必自變法始。變法必自變科舉始。或曰。若變科舉。廢時文。則人不讀五經四書可乎。於是有獻學校貢舉私議者曰。變科舉者。非廢四書文也。不專重時文。不講詩賦小楷之謂也。竊謂今日科舉之制。宜存其大體而斟酌修改之。昔歐陽文忠知諫院時。惡當時舉人鄙惡剽盜全不曉事之弊。嘗疏請改爲三場分試隨場而去之法。每場皆有去留。頭場策合格者試二場。二場論合格者試三場。其大要曰。鄙惡乖誕。以漸先去。少而易考。不至勞昏。全不曉事之人無由而進。其說頗切於今日之情

事。歐公之欲以策論救詩賦。猶今之欲以中學西學經濟救時文也。今宜略師其意。擬將今日三場先後之序互易之。而又層遞取之大率如府縣考覆試之法。第一場試以中國史事。

本朝政治論五道。此爲中學經濟。假如一省中額八十名者。頭場取八百名。額四十名者。頭場取四百名。大率十倍中額。即先發榜一次。不取者罷歸。取者始准試第二場。二場試以時務策五道。專問五洲各國之政。專門之藝。政如各國地理。官制。學校。財賦。兵制。商務。等類。藝如格致。製造。聲。光。化。電。等類。此爲西學經濟。其雖解西法。而支離狂怪顯悖聖教者。斥

不取中額八十名者二場取二百四十名額四十名者取一百二十名大率三倍中額再發榜一次不取者罷歸取者始准試第三場三場試四書文兩篇五經文一篇四書題禁纖巧者合校三場均優者始中式發榜如額如是則取入二場者必其博涉古今明習內政者也然恐其明於治內而闇於治外於是更以西政西藝考之其取入三場者必其通達時務研求新學者也然又恐其學雖博才雖通而理解未純趣向未正於是更以四書文五經文考之其三場可觀而中式者必其宗法聖賢見理純正者也大抵首場先取博學二場於博學中求通才三場於通才中求純正先博後約先粗後

精。既無迂闇庸陋之才。亦無偏駁狂妄之弊。三場各有取義。較之偏重首場。所得多矣。且分場發榜下第者先歸。二三場卷數愈少。校閱亦易。寒士無久羈之苦。謄錄無卷多謬誤之弊。主司無竭蹶草率之虞。一舉三善。人才必多。而著重尤在末場。猶之府縣試皆憑末覆以定去取。不愈見四書五經之尊哉。惟科舉必以生員爲基。其學政歲科兩考生童。均可以例推之。歲科考例先試經古一場。即專以史論時務策兩門發題。生員歲考正場原係一四書文一經文。生員科考正場原係一四書文一策。亦照歲考例改爲經文。以免荒經之弊。童試一切照生員。惟將正場第二篇四書文改爲經文而已。

蓋生童考試舊章正與今日所擬科學之法相類二十年來經古場久已列算學一門是尤不勞而理者也難者曰主司不能盡通新學將如之何曰應試難試官易近年來上海編纂中外政學藝學之書不下二十種闈中例准調書據書考校何難之有且房官中通曉時務者尚多總裁主考惟司覆閱何難之有至外省主考學政年力多強

詔旨既下以三年之功講求時務自足以衡文量才而有餘鄉會試之外惟殿試臨軒發策典禮至重自不可廢然可即據以爲授職之等差朝考似爲可省及通籍以後無論翰苑部曹一應職官皆以講求政治爲主凡考試文藝小楷之事

斷斷必宜停免。惟當考其職業。以爲進退。則已任之人才。不致以雕蟲小技困之於老死矣。難者曰。本朝名臣。出於科舉者多矣。安見時文之無益。不知登進限於一途。則英雄不能不歸於一彀。此乃人才之亦能爲時文。非時文之足以得人才也。且諸名臣之學識閱歷。率皆自通籍以後。始能大進。然則中年以前。神智精力。銷磨於應舉者不少矣。假使主文者不專以八比詩賦爲去取。所得柱石之臣。干城之士。不更多乎。竊謂議者之說。意救時而事易行。實本

明旨特科歲舉講求經濟之意而推闡之。因存其說於此。并將朱子論科舉之弊。及歐公論三場以漸去留之疏。節錄於

左可知七八百年以上之賢人君子憂國勢人才之不振疾官人選舉之無方其謀慮固已如此庶今世士大夫得有所儆悟焉

東塾讀書記引朱子論科舉

南宋時科舉之弊朱子論之者甚多其言亦極痛切今畧舉數條於此衡州石鼓書院記云今日學校科舉之教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不可以爲適然而莫之救也學校貢舉私議云名爲治經而實爲經學之賊號爲作文而實爲文字之妖主司命題又多爲新奇以求出於舉子之所不意於所當斷而反連之於所當連而反斷之爲經學賊中之

賊。文字妖中之妖。又云。怪妄無稽。適足以敗壞學者之心志。是以人材日衰。風俗日薄。語類云。今人文字全無骨氣。自是時節所尚如此。只是人不知學。全無本柄。被人引動。尤而效之。如而今作件物事。一個做起。一個學起。有不崇朝而徧天下者。本來合當理會底事。全不理會。直是可惜。卷一百三十九 時文之弊已極。日趨於弱。日趨於巧小。將士人這些志氣。都消削得盡。莫說以前。只是宣和末年三舍法纔罷。學舍中無限好人材。如胡邦衡之類。是甚麼樣有氣魄。做出那文字。是甚豪壯。當時亦自煞有人。及紹興渡江之初。亦自有人才。那時士人所做文字極粗。更無委曲柔弱

之態所以亦養得氣宇只看如今是多少衰氣卷一百九最可憂者不是說秀才做文字不好這事大關世變同上問今日科舉之弊使有可爲之時此法何如曰更須兼他科目取人同上問今日之學校自麻沙時文册子之外其他未嘗過而問焉曰怪他不得上之所以教者不過如此然上之人曾不思量時文一件學子自是著急何用更要你教你設學校卻好教他理會本分事業同上此亦朱子欲救當時風氣之弊使朱子見今日科舉時文不知更以爲何如耳

節錄歐陽公論更改貢舉事件劄子慶歷四年

伏以貢舉之法用之已久則理當變更必先知改弊之因

方可收變法之利。知先詩賦爲舉子之弊。則當重策論。歐公時之不專重詩賦。意與今日不專重時文同。知通考紛多爲有司之弊。則當隨塲而去。而後可使學者不能濫進。考者不至疲勞。請寬其日限。而先試以策而考之。擇其文辭鄙惡者。文意顚倒重雜者。不識題者。不知故實畧而不對所問者。誤引事跡者。雖能成文而理識乖誕者。雜犯舊格不考式者。凡此七等之人。先去之。計二千人可去五六百。以其留者次試以論。又如前法而考之。又可去其二三百。其留而試詩賦者。不過千人矣。於千人而選五百。少而易考。不至勞昏。考而精當則盡善矣。縱使考之不精。亦當不至太濫。蓋其節鈔剽

盜之人。皆以先經策論去之矣。比及詩賦。皆是已經策論。粗有學問。理識不至乖誕之人。縱使詩賦不工。亦可以中選矣。如此可使童年新學全不曉事之人。無由而進

農工商學第九

石田千里謂之無地愚民百萬謂之無民韓詩外傳語不講農工商之學則中國地雖廣民雖衆終無解於土滿人滿之譏矣勸農之要如何曰講化學田穀之外林木果實一切種植畜牧養魚皆農屬也生齒繁百物貴僅樹五穀利薄不足以爲養故昔之農患惰今之農患拙惰則人有遺力所遺者一二拙則地有遺利所遺者七八欲盡地利必自講化學始周禮草人掌土化之法實爲農家古義養土膏辨穀種儲肥料留水澤引陽光無一不需化學又須精造農具凡取水殺蟲耕耘磨礱或用風力或用水力各有新法利器可以省力而倍

收。則又兼機器之學。西人謂一畝之地。種植最優之利。可養三人。若中國一畝所產。能養一人。亦可謂至富矣。然化學非農夫所能解。機器非農家所能辦。宜設農務學堂。外縣士人。各考其鄉之物產。以告於學堂。堂中爲之考求新法新器。而各縣鄉紳有望者。富室多田者。試辦以爲之倡。行而有效。民自從之。上海農學報。多采西書。甚有新理新法。講農政者宜閱之。昔者英忌茶之仰給於華也。印度錫蘭。講求種茶。無微不至。自印茶盛行。茶市日衰。銷路僅恃俄商。大率俄銷十之八。英美銷其一二。緣茶中含有一質。蹬而兼香。西人名曰膽念。印茶惟膽念較華茶畧少。故俄尚食華茶。若再數年。印茶日精。恐華茶無人過問矣。此

茶戶種茶不培。摘芽不早。茶商不用機器。烘焙無法之弊也。光緒二十年。湖北湖南兩省合力。以官款買茶三百二十箱。附俄公司船。運赴俄境。自銷之。西路水運。銷阿疊薩。託出使許大臣。交俄行帶售。東路陸運。銷恰克圖。託俄商余威羅福代售。除茶價運費關稅外。西路贏餘。得息一分。東路贏餘。得息五分。若使我自有公司在彼。其利必更饒。餘可知也。絲之爲利。比茶尤多。十年以前西洋各國。用華絲者十之六。三年以內。日本絲銷十之六。意國絲十之三。華絲僅十之一。且本貴則價難減。價昂則銷愈滯。此由養蠶者不察病蠶。售繭者多攙壞繭。繭耗既多。成本自貴之弊也。外國種棉。分燥土溼土兩種。長莖宜溼地。短莖宜燥地。種植疏闊。故結實肥大。種子三粒爲一窠。長至四五寸。留壯者一株。其餘拔去。每莖相距。橫三尺三寸。縱一尺三寸。洋布洋紗。爲洋貨入口第一大宗。歲計價

四千餘萬兩。自湖北設織布局以來。每年漢口一口。進口洋布。已較往年少來十四萬匹。特是洋紗最精。有至四十號者。而華棉絨短紗粗。以機器紡之。僅能紡至十六號紗止。以故不能與洋紗洋布敵。購洋棉子種之。多不蕃茂。此由農夫見小。種棉過密。又不分燥溼之弊也。麻爲物賤。南北各省皆產。然僅供緝繩作袋之用。川粵江西。僅能織夏布耳。西人運之出洋。攙以棉則織成苎布。攙以絲則織爲紬緞。其利數倍。此由漚浸無術。不能去麻膠。又無攙絲之法之弊也。湖北現設製麻局。於省城外。以西法爲之。若有效。各省可仿行。絲茶棉麻四事。皆中國農家物產之大宗也。今其利盡爲他人所奪。或雖有其貨而不能外行。或自

有其物而坐視內灌。愚懦甚矣。惟種稻。西人謂其勤力得法。西法植物學。謂土地每年宜換種一物。則其所吸之地質不同。而其根葉壞爛入土者。其性各別。又可以補益地力。七年一周。不必休息。而地力自肥。較古人一易再易三易之法。更爲精微。此亦簡顯易行者也。工學之要如何。曰教工師。工者。農商之樞紐也。內興農利。外增商業。皆非工不爲功。工有二道。一曰工師。專以講明機器學理化學爲事。悟新理。變新式。非讀書士人不能爲。所謂智者創物也。一曰匠首。習其器。守其法。心能解。目能明。指能運。所謂巧者述之也。中國局廠良匠多有通曉機器者。然不明化學算學。故物料不美。不曉其源。機器不合。

不通其變。且自秘其技。不肯傳授多人。徒以把持居奇鼓衆生事爲得計。此王制所謂執技事上。不與士齒者耳。今欲教工師。或遣人赴洋廠學習。或設工藝學堂。均以士人學之。名曰工學生。將來學成後。名曰工學人員。使之轉教匠首。更宜設勸工場。凡衝要口岸。集本省之工作各物。陳列於中。以待四方估客之來觀。第其高下。察其好惡。巧者多銷。拙者見絀。此亦勸百工之要術也。商學之要如何。曰通工藝。夫精會計。權子母。此商之末。非商之本也。外國工商兩業相因而成。工有成器。然後商有販運。是工爲體商爲用也。此易知者也。其精於商術者。則商先謀之。工後作之。先察知何器利用。何貨

易鎗。何物宜變新式。何法可輕成本。何國喜用何物何術可與他國爭勝。然後命工師。思新法。創新器。以供商之取求。是商爲主。工爲使也。此罕知者也。二者相益如環無端。中國之商。惟聽其自然而已。所冀者億中之利。如博塞求贏。但憑時運。所分者坐賈之餘。如刮毛龜背。雖得不多。雖有積貨如阜。日贏千金。猶爲西商役也。至勸商之要。更有三端。一曰譯商律。商非公司不巨。公司非有商律不多。華商集股。設有欺騙。有司罕爲究追。故集股難。西國商律精密。官民共守。故集股易。一曰自治。近年茶市雖敝。然仍是芽嫩無煙者。價高而速售。黴溼攙雜者。樣盤抵換者。價虧而難鎗。若不求自治之方。

而欲設總行以爲合羣持價之計。西商固必不聽。羣販亦必不從。一曰遊歷。各省宜設商會。上海設一總商會。會中自舉數人。出洋遊歷。察其市情貨式。隨時電告。以爲製造販運之衡。此較設外洋公司爲易。夫學問之要。無過閱歷。各國口岸。即商務之大學堂也。大抵農工商三事。互相表裏。互相鈎貫。農瘠則病工。工鈍則病商。工商聾瞽則病農。三者交病。不可爲國矣。至如駝羊之毛。鷄鴨之羽。皆棄材也。馬牛之皮革。皆賤貨也。西商捆載而去。製造而來。價三倍矣。水泥。西人名塞門德士。華名紅毛泥。火塼。以中國觀音土。和磚屑燒成之。火柴。火油。洋氈。洋紙。洋蠟。洋鐵。洋鉛。洋釘。質賤用多而易造者也。事事仰給外人。而歲耗無算

矣。然而以上諸事。非士紳講之。官吏勸之不可。苟卿盛稱儒效。而謂儒不能知農工商之所知。此末世科目章句之儒耳。烏覩所謂效哉。

兵學第十

或曰。兵必須學。論語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諸葛忠武曰。八陣既成。自今行師。庶不覆敗矣。是兵有法有教也。或曰。兵不在學。霍去病曰。顧方畧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岳武穆曰。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是兵無法無教也。此皆聖賢名將之說也。何道之從。曰吾將以四說通之。蓋兵學之精。至今日西國而極。有械不利。利械不習。與無手同。工作不嫻。橋道不便。輜重不備。與無足同。地理不熟。測量不準。偵探不明。與無耳目同。聚千萬無手無足無耳目之人。烏得爲兵。是必先教之以能戰之具。範之以不敗之法。既成爲兵矣。而後可以施方略。

言運用。至於方略運用。豈必西法。亦豈必古法哉。漢藝文志。兵家。分權謀形勢陰陽技巧四類。西人兵學。惟陰陽不用。餘皆兼之。槍礮雷電。鐵路礮臺。濠壘橋道。技巧也。地圖測算。形勢也。至攻守謀略。中西所同。因其械精藝多。條理繁細。故權謀一端。亦較中法爲密。陸軍之別有五。曰步隊。馬隊。礮隊。工隊。輜重隊。（工輜兩隊皆兼有步隊之所能。）每一軍皆兼有之。如四體具而後爲人。工隊。主營壘橋道之事。輜重隊。主械藥衣糧之事。西法。以步隊礮隊爲最重。馬隊止爲包抄及偵探之用。工輜二隊。古人所畧。緣火器猛烈。或大隊相持。或偵探扼守。必須掘地營。開濠塹。頃刻立就。若遇溪河泥沙。必須應時可渡。故立工

隊。今日用快槍快礮。所需彈藥過多。一裝五子十子。連珠而發者。爲快槍。礮子如槍子式。彈藥相連。一分鐘可放數十出者。爲快礮。以及備戰各物。至爲繁重。故立輜重隊。分爲數起。層遞轉運。故進不誤用。退不全失。淮南子兵略訓。言將以五官爲股肱手足。一曰。尉之官。治軍者也。一曰候之官。偵探也。一曰司空之官。空工古今字。卽工程隊之官也。一曰輿之官。卽輜重隊之官也。其一闕。其說輿之官曰。收藏於後。遷舍不離。無淫輿。無遷輜。輿之官也。往年滬東之戰。多因無此隊之爲累矣。臨戰之善有三。一。未戰先繪圖。欲與敵國有戰事。先於一兩年前。詳繪敵境地圖。一。馬隊充偵探。偵探必以馬隊。分途四出。更番歸報。一。前敵有軍醫。適在陣後。藥物皆具。西法有軍樂隊。以作戰士之氣。今姑從缺。郵兵之善有四。一。餉厚。一。將不發餉。別有官主之。一。兵不自爨。官爲供備。一。陣亡者。郵其家終身。教武備學生之法有三。曰學堂。曰操場。曰野操。學堂講軍

械理法地理測繪。戰守機宜。古來戰事。操場習體操。隊伍火器。野操習分合。攻守。偵探。或於山阜。或於溪谷。或於平地。作相軍對敵狀。主將所指揮。無定式僅在校場排演舊陣也。將領教偏裨之法有二。曰兵棋。曰戰圖。兵棋者。取地圖詳繪山水道路林木村落。以木棋書馬步各隊。將校環坐。各抒所見。商搉攻守進退之法。戰圖者。取西國古來大戰事諸圖。推究其勝敗之故。其教之程期有三。教兵止在操場。遲者一年可用。速者半年可用。教弁即有學堂。（綠營把總外委額外。勇營哨官哨長。皆爲弁。）步隊輜重隊弁十四月。馬隊弁十六月。礮隊工隊弁十八月。均兼隨營操演。（其十四歲以前例入之小學堂。不在此數。）教將官者。學堂五年。隨營操演二年。（若綠營千總以上至副將。勇營哨帶以上至分統。皆爲官。以下爲弁）

界限甚嚴。教大將者。學堂五年。隨營二年。再入大學堂二年。若提督及大統領。凡爲將官者。雖爲官。仍不廢學。以時受教於本管之將領。必至大將。乃不受學。初入學堂者。年無過二十歲。總之。略於教兵。詳於教將。此其要旨也。自將及弁。無人不讀書。自弁及兵。無人不識字。無人不明算。無人不習體操。無人不解繪圖。此其通例也。水師之別有二。曰管輪。曰駕駛。管輪主輪機測量。駕駛主槍礮攻戰。先教之於學堂。大率五年。復教之於練船。游歷各國海口。習風濤測海道。觀戰事。大率三年。其事較陸軍爲尤精。將領之外。又有調度軍事最要之官兩員。一曰參謀官。主謀畫調度。考地理審敵情。國君參謀。若宋之樞密。明之本兵。將帥之參謀。若今之營務處而較專。一曰會計官。主一軍械物衣糧車馬。何物用汽耳。一

車裝若干。何物用馬。一馬駝若干。何物用馬車。一車裝若干。皆豫算於平時。若今之糧臺。兩項官皆出於學堂。參謀尤重。今日固有營務處糧臺。但無豫爲此學者耳。兵之等差有三。在營者爲常備兵。教之三年。即遣之歸。名爲豫備兵。不給餉。每年調集一操。酌予獎賞。又三年。則能爲後備兵。有大戰事。常備不足。則以豫備兵充之。大率每年常備之退爲豫備兵者。約三之一。補新兵亦三之一。新舊層遞蛻換。行之二十年。則舉國之人。無不習戰者。用餉愈省。得兵愈多。兵技常熟。兵氣常新。其法創始於德。歐洲效之。東洋踵之。歐洲大戰。動輒用兵二三十萬。故兵須多。然此法所以能行者。外國重武。其民以充兵爲榮。爲國家效力計。不爲一身餬口計。華兵以入伍爲生計。故疲老多而裁汰難。且工商多。閒民少。其兵皆有技

能軍籍既脫仍有執業故可行也中國若仿爲之則惟有於三年學成之兵發給憑照退爲豫備兵遣歸本籍酌給半餉以供本縣緝捕之用改業遠出者不給餉三年以後亦照西法退爲後備有專募集亦可得半至其教將士之本務有二曰知忠愛曰厲廉恥西洋將官教武備學生之言曰汝等須先知自己是中國人將來學成專爲報效國家若臨戰無勇乃國家之恥一身之恥若無此心雖練成與西兵一律之才能亦無用也云云西人武備書所言意與此略同東洋將領人給官書一卷佩之於身有來湖北者取見其本亦載當中國古來忠義文字如出師表正氣歌之類

所以將士皆能知忠愛厲廉恥者其道有一曰尚武功其國君服提督之服鄰國之君相贈以武將之銜臨戰之饑寒有備戰歿之家屬有養兵之死亡君親弔之兵之創傷后親

療之。故將之尊貴。過於文臣。兵之自愛。過於齊民。強國之由。其在此矣。今日朝野皆知練兵爲第一大事。然不教之於學堂。技藝不能精也。不學之於外洋。藝雖精。習不化也。在上無發憤求戰之心以倡導之。兵雖可用。將必不力也。或曰。使古之孫吳韓岳戚。近今之江塔羅李多。與西人戰。能勝否乎。曰能。亦學西法否乎。曰必學。夫師出以律。聖之明訓也。知己知彼。軍之善經也。後起者勝。古今之通義也。兵事爲儒學之至精。胡文忠閱歷有得之格言也。孫子火攻篇。即西法先導。謀攻篇。其次伐交。九地篇。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爭天下之交。霸天下之權。皆西國兵爭要義。吳子地輕馬。馬輕車。車輕人。人輕戰。與西法行軍修路合。一人學戰。教成十人。萬人學軍。教成三軍。與西法學堂重在教將領合。畜騎之對。與西法養馬合。知忠愛

廉恥則必學。其不學者。必其不知忠愛廉恥者也。使諸名將生今之世。必早已習其器。曉其法。參以中國之情勢。即非彷行。亦必暗合。即出新意。亦同宗旨。而又鼓以忠義之氣。運以奇正之畧。奚爲而不可勝哉。若近日武臣。怠惰粗疏。一切廢弛。而藉口於漢家自有制度。亦多見其無效。忠死國之誠而已矣。方今兵制教法。東洋西洋。大畧皆同。蓋由推求精善。故各國有則效而無改易之者。語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況不習兵而又不視成事。豈不殆哉。

鑛學第十一

鑛學者。兼地學化學工程學三者而有之。其利甚博。而其事甚難。夫以渾渾土石。略見苗引。而欲測其鑛質之優劣。鑛層之厚薄。鑛脈之橫斜。施工之難易。是何異見垣一方人之神術矣。西國鑛師之精者。聲價極重。不肯來華。其來者。中下駢而已。方今興利之法。誠無急於此者。然華商既無數百萬之鉅貲。（鑛之易開者。一鑛亦須數十萬。）又無數十年之鑛學。但憑西師一言。豈能驟集巨股。且無論何鑛。非深不佳。水源不止一孔。石隔不止一層。資費耗盡。亦必中作而輟。若畧備微資。姑用土法。遇水遇石。即已廢然而返。是鑛利終不可興也。是惟有先講實

學。緩求速效之一法。今山東之鑛。已爲他人所籠。山西之鑛。亦爲西商所覬。若東三省之金。湖南四川雲南。以及川滇邊界夷地番地之五金煤炭。最爲豐饒。他省亦尙不少。有鑛之省。宜由紳商公議。立一鑛學會。籌集資斧。公舉數人出洋。赴鑛學堂學習。數年學成回華。再議開采。察鑛之質性。而後購機。水有開通運道之法。陸有接通大小鐵路之法。而後采鑛。能不用西師固善。即仍用西師。我亦可辨其是非而不爲所欺。如是則得尺得寸。不等於象罔求珠矣。竊謂今日萬事根本。惟在於煤。故煤鑛較他鑛尤急。而開煤尤非鑿井深入不爲功。凡近地面之煤。其灰質必較多。其礦氣必較重。其煤質

必不甚堅結。土法之病。斜穿而不能深入。遇水而不能急抽。或積水混。或架木圮。或煤氣閉。或地火發。是四者皆足以壞井。即使淺嘗可得佳煤。而所得無多。其井已廢。數月必棄一井。一年必易一山。人力已竭。而佳煤未動。雖鑿徧九州之山。而斷不能得一可用之煤鑛。鍋爐氣機。止用炼煤白煤。若煉鐵煉鋼。必須焦炭。非佳煤不能煉焦炭。非西爐西法所煉亦不能精。此又煤鑛之相因遞及者。嘗考英國之富。以煤鑛興。故西人謂煤鑛之利國利民。實在五金以上。五金若乏。可以他物代之。煤則孰能代之。煤源一斷。機器立停。百舉俱廢。雖有富強之策。安所措手哉。大抵西法諸事。皆以先學藝後舉事爲要義。學將而後練兵。學水師而後購艦。學工師而後製造。

學鑛師而後開鑛。其始似遲。其後轉速。其費亦必省。或曰。必待學成而後開鑛。如時迫效遠何。無已。則有一變通之策焉。就本省內擇取一鑛。募西人之曾辦鑛廠確有閱歷者。與議包辦。一切用人購器。聽其主持。不掣其肘。約定出鑛後。優給餘利。限滿而不得鑛有罰。即於局內設礦學堂。礦成獲利以後我之學生及委員工匠。皆已學成。此藉礦山爲礦學堂之法也。但須嚴定限制。止開此處。若全省包辦。則其害甚大。不可行。記曰。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若人無湛深之思。專壹之志。而欲乞靈富媼。安坐指揮以徼大利。蓋不可得之數矣。

更有一策。與西人合本開采。本息按股勻分。但西本止可

十之三四不得過半尤爲簡易無弊較之全爲西人所據及閎佳曠而不能開者不遠勝乎此策在前三年則必梗於時議此時或可行矣

鐵路第十二

有一事而可以開士農工商兵五門學之者乎曰有鐵路是已士之利在廣見聞農之利在暢地產工之利在用機器商之利在速行程省運費兵之利在速徵調具糧械三代以道路爲大政見於周禮月令左傳國語諸書西法富強尤根於此中國道路之政久已不講山行則犖确澤行則泥淖城市蕪雜鄉僻阻絕以故人憚於出鄉物艱於致遠士有鐵路則遊歷易往師友易來農有鐵路則土苴糞壤皆無棄物商有鐵路則急需者應期重滯者無阻工有鐵路則機器無不到礦產無不出煤炭無不敷兵有鐵路則養三十萬精兵可以

縱橫戰守於四海。凡此五學。總之以二善。一曰省日力。一日可治十日之事。官不曠。民不勞。時不失。一日開風氣。凡從前一切頹惰之習。自然振起。迂謬耳食之論。自然消釋。泯絕而不作。至於吏治不壅。民隱不遏。驛使不驛。差徭不擾。災歉不憂。皆相因而自善。夫如是。故天下如一室。九州如指臂。七十萬方里之地。皆其地也。四百兆之人。皆其人也。如人之一身。氣脈暢通而後有運動。耳目聰明而後有知覺。心知靈通而後有謀慮。耳目者。外國報也。心知者。學堂也。氣脈者。鐵路也。若鐵路不成。五學之開。未有日也。至鐵路所不到之處。則先多修馬路及行手車之小鐵路。阜民敏政。亦其次矣。綜觀東

西洋各國。自三十年來。無不以鐵路爲急。日增月多。密如蛛網。大國有鐵路數十萬里。小國有鐵路二三萬里。東西洋各國公設有鐵路會。考求鐵路利病新法。三年一舉。今中國幹路。北起盧溝。南達廣州。已歸總公司建造。以後分造枝路。工尤省。利尤厚。其尤便者。凡借洋款。皆須抵押。獨修鐵路一事。借款即以此路作抵。無須他物。商爲之則利在商。國爲之則利在國。況方今東海之權。我已與西洋諸國共之。門戶阻塞。如鯁在喉。若內無鐵路。則五方隔絕。坐受束縛。人游行於海上。我痿痺於室中。中華豈尚有生機乎。昔魏太武譏劉宋爲無足之國。以此較兩國勝負之數。謂北朝多馬。南朝無馬也。若今日時勢。海無兵輪。陸無

鐵路則亦無足之國而已及今圖之爲時已晚若再因循顧慮恐盡爲他人代我而造之矣

會通第十三

易傳言通者數十。好學深思。心知其意。是謂通。難爲淺見寡聞道。是謂不通。今日新學舊學。互相訾警。若不通其意。則舊學惡新學。姑以爲不得已而用之。新學輕舊學。姑以爲猝不能盡廢而存之。終古枘鑿。所謂疑行無名。疑事無功而已矣。中庸。天下至誠。盡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是西學格致之義也。大學格致。與西人格致絕不相涉。譯西書者書其字耳。周禮。土化之法。化治絲枲。飭化八材。是化學之義也。周禮一易再易三易。草人稻人所掌。是農學之義也。禮運。貨惡弃地。中庸言山之廣大。終以寶藏興焉。是開礦之義也。周禮有山虞林衡之官。是西國專設樹

林部之義也。中庸。來百工則財用足。夫不以商足財。而以工足財。是講工藝暢土貨之義也。論語。工利其器。書。器非求舊維新。是工作必取新式機器之義也。論語。百工居肆。夫工何以不居其鄉而必居肆。意與管子處工就官府同。是勸工場之義也。周禮訓方氏。訓四方。觀新物。是博物院賽珍會之義也。大學。生之者衆。食之者寡。即西人富國策。生利之人宜多。分利之人宜少之說也。大學。生財大道。爲之者疾。論語。敏則有功。然則工商之業。百官之政。軍旅之事。必貴神速。不貴遲鈍可知。是工宜機器。行宜鐵路之義也。周禮司市。亡者使有。微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是商學之義。亦即出口貨無

稅進口貨有稅及進口稅隨時輕重之義也論語教民七年可以卽戎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是武備學堂之義也司馬法雖遇壯者不校勿敵敵若傷之醫藥歸之與西人交戰時有醫家紅十字會同漢書藝文志謂九流百家之學皆出於古之官守是命官用人皆取之專門學堂之義也左傳仲尼見郯子而學焉是赴外國遊學之義也內則十三年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聘義勇敢強有力所以行禮是體操之義也學記不敢其藝從鄭注不能悅學是西人學堂兼有玩物適情諸器具之義也呂刑簡孚有衆維貌有稽貌說文作緬細也王制疑獄汜與衆共之是訟獄憑中證之義也周禮外朝詢衆庶書謀及卿士謀及庶人從逆各有吉凶是上下

議院互相維持之義也。論語。衆好必察。衆惡必察。是國君可散議院之義也。王制。史陳詩觀民風。市納價觀民好。左傳。士傳言。庶人謗。商旅市。工獻藝。是報館之義也。凡此皆聖經之奧義。而可以通西法之要指。其以名物文字之偶合。瑣瑣傅會者。皆置不論。若謂神氣風霆爲電學。舍焉物而化光爲光學之類然謂聖經皆已發其理。創其制。則是謂聖經皆已習西人之技。具西人之器。同西人之法。則非。昔孔子有言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是此二語。乃春秋以前相傳之古說。列子述化人。以穆王遠遊。西域漸通也。鄒衍談赤縣。以居臨東海。商舶所傳也。故埃及之古刻。類乎大篆。南美洲之碑。勒自華人。然則中土

之學術政教東漸西被蓋在三代之時不待疇人分散老子西行而已然矣以後西漢甘英之通西海東漢蔡愔秦景之使天竺摩騰輩之東來法顯輩之西去大秦有邛杖師子國有白團扇中西僧徒水陸商賈來往愈數聲教愈通先化佛國次被歐洲次第顯然不可誣也然而學術治理或推而愈精或變而失正均所不免且智慧既開以後心理同而後起勝自亦必有冥合古法之處且必有軼過前人之處即以中土才藝論之算數歷法諸事陶冶雕織諸工何一不今勝於古日食有定自晉人已推得之謂聖人所創可也謂中土今日之工藝不勝於唐虞三代不可也萬世之巧聖人不能盡洩萬世之

變聖人不能豫知然則西政西學果其有益於中國無損於聖教者雖於古無徵爲之固亦不嫌況揆之經典灼然可據者哉今惡西法者見六經古史之無明文不察其是非損益而概屏之如詆洋操爲非而不能用古法練必勝之兵詆鐵艦爲費而不能用民船爲海防之策是自塞也自塞者令人固蔽傲慢自陷危亡畧知西法者又概取經典所言而傅會之以爲此皆中學所已有如但詡借根方爲東來法而不習算學但矜火器爲元太祖征西域所遺而不講製造槍礮是自欺也自欺者令人空言爭勝不求實事溺於西法者甚或取中西之學而糅雜之以爲中西無別如謂春秋即是公法

孔教合於耶穌。是自擾也。自擾者。令人眩惑狂易。喪其所守。綜此三蔽。皆由不觀其通。不通之害。口說紛呶。務言而不務行。論未定而兵渡江矣。然則如之何。曰。中學爲內學。西學爲外學。中學治身心。西學應世事。不必盡索之於經文。而必無悖於經義。如其心聖人之心。行聖人之行。以孝弟忠信爲德。以尊主庇民爲政。雖朝運汽機夕馳鐵路。無害爲聖人之徒也。如其昏惰無志。空言無用。孤陋不通。傲很不改。坐使國家顚隮。聖教滅絕。則雖弟佗其冠。神禫其辭。手注疏而口性理。天下萬世。皆將怨之詈之。曰此堯舜孔孟之罪人而已矣。

非弭兵第十四

兵之於國家。猶氣之於人身也。肝藏血而助氣。故內經以肝爲將軍之官。人未有無氣而能生者。國未有無兵而能存者。今世智計之士。覩時勢之日棘。慨戰守之無具。於是創議入西國弭兵會。以冀保東方太平之局。此尤無聊而召侮者也。向戌弭兵。子罕責其以誣道蔽諸侯。況今之環球諸強國。誰能誣之。誰能蔽之。奧國之立弭兵會有年矣。始則俄攻土耳其。未幾而德攻阿洲。未幾而英攻埃及。未幾而英攻西藏。未幾而法攻馬達加斯加。未幾而西班牙攻古巴。未幾而土耳其攻希臘。未聞奧會中有起而爲魯連子者也。德遂以兵占

我膠州矣。俄又以兵占我旅順矣。廿年以來。但聞此國增兵船。彼國籌新餉。爭雄爭長而未有底止。我果有兵。弱國懼我。強國親我。一動與歐則歐勝。與亞則亞勝。如是則權之可也。弭之亦可也。權在我也。我無兵而望人之弭之。不重爲萬國笑乎。誦孝經以散黃巾。黃巾不聽。舉騶虞幡以解鬬。鬬者不止。苟欲弭兵。莫如練兵。海有戰艦五十艘。陸有精兵三十萬。兵日雄。船日多。礮臺日固。軍械日富。鐵路日通。則各國相視而不肯先動。有敗約者。必出於戰。不恤孤注。不求瓦全。如是則東洋助順。西洋居閒。而東方太平之局成矣。管子曰。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全生之說勝。則廉恥不立。若弭兵之議。

一倡。則朝野上下。人人皆坐待此會之成。更不復有憂危圖治之心。枕戈待敵之事。各省寥寥數軍。裁者不復。存者不練。器械朽敗。臺壘空虛。文酣武嬉。吏貪民困。忠諫不入。賢才不求。言官結舌。人才消沮。諸國見我之昏愚如此。無志如此。於是一舉而分裂之。是適以速亡而已。山行不持兵。而望虎之不咥人。不亦徒勞矣乎。又有篤信公法之說者。謂公法爲可恃。其愚亦與此同。夫權力相等。則有公法。強弱不侔。法於何有。古來列國相持之世。其說曰。力鈞角勇。勇鈞角智。未聞有法以束之也。今日五洲各國之交際。小國與大國交不同。西國與中國交又不同。即如進口稅主人爲政。中國不然也。寓

商受本國約束。中國不然也。各國通商。只及海口。不入內河。中國不然也。華洋商民相殺。一重一輕。交涉之案。西人會審。各國所無也。不得與於萬國公會。奚暇與我講公法哉。知弭兵之爲笑柄。悟公法之爲讐言。舍求諸己而何以哉。

非攻教第十五

異教相攻。自周秦之閒已然。儒墨相攻。老儒相攻。莊道也而與他道家相攻。荀儒也。而與他儒家相攻。唐則儒釋相攻。後魏北宋則老釋相攻。儒之攻他教者辨黑白。他教之相攻者爭盛衰。歐洲因爭新教。舊教連兵相殺數十年。乃教士各爭權勢藉以爲亂。非爭是非也。至今日而是非大明。我孔孟相傳大中至正之聖教。炳然如日月之中天。天理之純。人倫之至。即遠方殊俗。亦無有譏議之者。然則此時爲聖人之徒者。恐聖道之陵夷。思欲扶翼而張大之。要在修政。不在爭教。此古今時勢之不同者也。中外大通以來。西教堂布滿中國。傳教既爲條約所准行而焚毀教堂又爲

明旨所申禁。比因山東盜殺教士一案。德國藉口。遂踞膠州。各國乘機要求。而中國事變日亟。有志之士。但當砥厲學問。激發忠義。明我中國尊親之大義。講我中國富強之要術。國勢日強。儒效日章。則彼教不過如佛寺道觀。聽其自然可也。何能爲害。如仍頹廢自甘。於孔孟之學術政術。不能實踐力行。學識不足以濟世用。才畧不足以張國威。而徒詬厲以求勝。則何益矣。豈惟無益。學士倡之。愚民和之。莠民乘之。會匪游兵。藉端攘奪。無故肇衅上貽

君父之憂。下召憑陵之禍。豈志士仁人所忍爲者哉。不特此也。海上見聞漸狎。中西之町畦漸化。若游歷內地。愚夫小兒

見西國衣冠者。則呼譟以隨之。擲石毆擊以逐之。一鬨而起。莫知其端。并不問其爲教士非教士。歐洲人美洲人也。夫無故而詬擊則無禮。西人非一。或稅關所用。或官局所募。或游歷。或傳教。茫然不辨。一概憤疾則不明。

詔旨不奉。則不法。以數百人擊一二人。則不武。怯於公戰。勇於私鬬。則不知恥。於是外國動謂中國無教化。如此狂夫。亦何以自解哉。至於俗傳教堂每有荒誕殘忍之事。謂取人目睛。以合藥物。以造鏹水。以點鉛而成銀。此皆譌謬相沿。決不可信。光緒十七年。宜昌教案。先鬨傳搜獲教堂所蓄幼孩七十八。皆無目者。百口一辭。及委員往會同府縣一一驗視。則皆無影響。止一人瞽其一目。眼眶內瘡。其睛尚在。其人及其父母均言因出痘所傷。事疑始釋。又如光緒二十二年。

江陰教堂之案。乃係劣生向教堂索詐。埋死孩以圖栽誣。城鄉周知。其人當即服罪訊結。此皆近事之可憑者。試思西教創立千餘年。流行地球數十國。其新教舊教。爭權攻擊。則多有之矣。從無以殘忍之事爲口實者。若有此事。則西國之人。早已盡爲教堂殘毀。無完膚無遺種矣。若謂不戕西人。惟殘華民。則未通中華以前。此千餘年中之藥物鏹水銀條。安所取之。且方今外洋各國所需之藥物鏹水。所來之銀條。一日之內。即已無算。中國各省雖有教堂。又安得日斃數千。萬之教民。日抉數千萬之眸子。以供其取求耶。語云。流丸止於甌臾。流言止於智者。薦紳先生。縫掖儒者。皆有啟導愚蒙之責。愼勿以不智爲海外之人所竊笑也。